



明齋先生集 七

書

~16
2376
8

明齋先生集



和
2376
卷 26-8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書

答權季常

是經

自竊承執事按節本道區區瞻仰有倍他日而跽伏
人事無由奉一書以伸其誠方私獨耿耿而已不料
盛義特垂存念委伴惠書致意鄭重驚感媿戢不知
所喻仍得審炎程行役之餘令體起居神相珍福尤
無任欣慰之至拯孤露餘喘抱病窮谷而孽由己作
羞及先人近來心事何以盡訴仍竊痛念先人之於
先尊丈與金公平生恨不得同日而死而沒身誦義



者也非但累達於天聽其見於私書者亦不啻丁
寧不肖雖極無狀豈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特以
先人之意外被誦爲私心之所痛故竊欲略布先人
不死之義不免略及於先尊丈與金公之事而語不
敬謹文未詳備使人被之以情外之言而無以自白
其本心此實不肖之罪萬殞難贖者也自聞有人言
亟欲一暴心曲於執事而實以罪戾之蹤又恐貽累
於執事竟囁嚅不敢而只上一書於同知尊丈座下
矣昨者得見沃人文字則以不肖妄言之故得以演
出一段變言以加之痛心疾首不可忍見實不謂人

言之罔極一至於此而不肖妄言之罪日夜自刻而
無所逮及只此一節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今蒙
執事辱加存問極知高明已諒賤衷之無他感激之
深不覺煩縷之至此還增悚縮萬萬仍竊伏念先人
之引咎不仕以至終身此卽當日同志共事之心也
先尊丈與金公旣已成仁於前先人又復畢義於後
志節一致幽明可質不肖妄意此實天下之大信而
古人所謂死者復生生者無媿者也彼之必以失信
負約爲詆者亦何心哉旣荷高明之洞燭肝膈敢復
畢陳蘊忱竊惟高明有以矜察之也如光城兄弟則

情隔勢阻末由布此本心儻非高明仁恕有此諒悉
將於何處攄發耶然高明既諒拯心之無他此實拯
之幸也至於如此問訊等事切願停寢庶免無狀重
累高明之罪而私分獲安也語實由衷千萬俯諒丑乙
昨蒙辱垂問札私心感激不覺傾訴衷曲而餘懷耿耿
至今浹旬而未已矣不料又以手書賜復特加開
諭片片赤心洞然相照三復感隕又不勝銘篆之至
區區自訟之心結在方寸若使當初鄙人書辭敬謹
周詳雖人言之罔極身得被之以如彼之言哉至今
古人姓名狼藉於文字之間無非不肖死而難贖之

罪也既荷高明俯燭此心之無他則實拯之幸也何
可重勤徃復使人指目更以罪戾之蹤貽累於執事
耶還增恐懼不知所容伏承有早晚一顧之意區區
瞻仰之忱亦豈不願一拜顏範紆此蘊結而私憂過
慮如右所陳誠恐不如姑置相忘之爲無尤只祝爲

國崇衛以副民望

乙丑七月
二十二日

所惠白粲與魚饌割俸周急極知知仲之義出於至
眷益不勝媿戢之深也令兄之賜誠無可辭之義而
區區拙法從前不敢受州縣盈石之饋非有不恭之
意只懼犯義而踰分耳以此雖在涸轍不能破戒意

欲仰布此忱而還以奉納矣旋聞庶從家既已作錢
茲不得已因以付之使之用於喪費蓋庶從為氓於
境下而窮喪無告以為惠恤窮民實為仁政之一端
於公於私似得其處而拯之受賜則無間於彼此矣
不敢自外敢告以實更乞恕察

壬申六月五日

與尹叔麟

趾完

伏惟新元勻體起居神相萬祉體國休戚之義固不
以居位去位有間而釋負就閒得以遂我素願區區
瞻慶豈任下誠去冬兒子獲拜牀下猥承教誨而歸
繼蒙手書俯問致意特勤感戰之私不能己已拯向

來分外所縻終蒙 聖慈矜許庶幾粗安於賤分兒
子倖科憂懼又大殆不知所以自措也老病日甚漸
成昏聩一家喪威悲疚常多唯待死期而已久欲以
一書仰候而罄伏人事未克自伸今始憑修謝敬又
不敢縷縷唯伏祝為國加意保攝以副 聖眷以慰
輿望臘劑之貺重拜德意不知所喻

乙亥

與申叔弼

翼相

正爾瞻注伏承台手翰感慰不可喻第審待 命于
境上無任貢慮之至季事大侵公私狼狽將不可說
而逆獄之作中外驚駭憂虞溢目令人中夜無寐也

拯猥疏未蒙許遞昨呈病狀惶恐罔措屏螿私情本
有沒齒溝壑之計而虛名匪分終有死難承當者不
得不終始艱限以得罪爲期合教之及似若有不相
俯悉者不勝悚仄也告 君之辭不敢循例飾讓前
後所顛實出危苦之衷而迄未蒙 上下之哀察畢
竟萬殞不足以塞責矣然猶不能無望於知己如明
公者不覺縷縷乞垂情諒別幅所諭極知不鄙之義
唯學識淺陋文字短拙不足以闡明盛德之萬一以
稱委屬之意是恐安敢苟有辭避謹當勉竭心力以
俟裁擇也石潭新帙昨者冒昧仰干方深煩慙之懼

乃於臨歸倥偬之中有此大惠感戰淡淡不知攸謝
蓋和叔之有功於斯文莫此爲大而明公之刊行嘉
惠後學至矣士林之攢誦何以勝言至於滄浪翁遺
稿若非盛義之拔俗萬萬亦何以辨此尤切欽歎不
能己己仄聞西行似不出旬望之間而適此惶蹙不
敢爲出候道左班荆望塵之計區區瞻結誠不自勝
紙促潦草殊涉不虔伏惟台恕鑑

壬戌九月七日

合葬墓誌或有並述內外事行者或有不然者當各
有意義也今此誌文竊念追述於諸作之後重襲前
人之文既無以有所闡發家居日用固吾儒茶飯而

前後莅官初非行道之職則俱不足以盡先生之德業恐不如謹依禮式敘次而撮其大要而已之爲近於慎重如此則其己見於前人文字者亦悉可通之而無事於疊累矣於先生事既如此故餘皆不能該盡此其所以不覺反爲闕略之歸者也不勝惶汗今若於夫人下添有淑行懿範配德克敬稱以女士十字三字則未知如何狀實德於數句之間未易精當唯在裁擇而點化之耳仍乞更將原草商量且以一布於和叔有可添補處一一添補且加修潤而教示之幸甚不敢自外敢布心腹伏希諒察焉清陰集所載

云云適未得本集未能更閱而所教起後學之疑者誠是矣先輩論議雖不無一時異同正不須提起爲說以滋後人之爭端也先人平日之意如此故向來略有論辨之節而初不敢爲提起之意矣並諒察未自古士之自處層級不同而朝家之所以待之者亦非一例自易蠱之上九傳以下至聖學輯要用賢一款可見矣安有一名以士則不問其大小輕重槩之以一律之理哉如鄙人者內抱私隱己自矢沒齒於溝壑外盜虛名己自知難適於實用進則無補於公朝退猶自守其私分自蒙 徵召以來終始自畫不

敢爲出頭計者今三十年餘矣夫足不出圭竇而名
躋於宰列己是古今所未有也況今衰病垂死百志
俱灰唯俟畢命窮谷忍痛入地而已其在朝廷宰物
之道從而許之不在其志俾成其自守之一節者亦
或爲古昔帝王待士之一道豈必強加以不稱之服
必施以難堪之禮使之至於怵迫維谷之境而後方
爲待士之事耶今欲出則實情如右抵死難渝欲處
則分義之責罪戾日積誠不知措身之所也若蒙公
卿大臣或經幄近臣爲國家惜事體昌言於朝以爲
某之平生自處上下之所共知不宜強迫寧使之守

其志以終其身亦 聖朝成物之道也至於都俞之
際一以仰達於 天聽收回 恩命不復檢錄則於
公於私豈不幸甚區區此心無處控訴伏惟執事知
憐有素茲敢一吐望以古人之義千萬諒察幸甚

答李彝仲

敏敬

謹承台翰無任感戢不肖無狀孽由己作貽辱亾親
無所不至而爲累於世道亦不勝言不免陷爲忠孝
罪人每一念之只自疚痛當初固不能無訝於執事
非敢致私憾實謂不類執事平日舉措耳及得任震
昌傳台意而後頗自釋然今承台教鄭重至此披玩

以還益以欣幸噫知心者不言而信其次言而後信其下則言亦不信矣下者固不足道而必待言而後相信者豈古人之交義耶蒙此兩心相照之教亦不覺三復而增媿也拯衰疾日甚無足言亦無足問昨爲省墓力疾往返來書巧違今歸家始得承拜修謝憑遞稽遲是懼卽者因人伏聞台候愆和非細驚慮區區唯祝爲時加護端見勿藥之喜

戊辰正月

與金重叔

萬重

日月不居先大夫人襄奉奄過伏惟孝思遠繫絕海不得攀訣窮天冤酷何以堪處嗚呼人生孰無父母

而豈有如吾兩家者哉不肖等則嚴親兼母育之慈哀家則慈闈並義方之訓知哀平生未嘗暫離膝下以不肖等之情事而知哀之情事也乃於送終之際隔闕如此每念哀獨自呼擗之狀輒爲之怛然傷心若身當之也昨修弔書因連鄉諸賢遞上矣令胤上庠不受而還擲噫自不肖遭向來事以來豈不欲一爨危忱於尊昆仲聯座哉顧以情隔勢阻竟不敢出而伯氏光城公奄作古人矣令胤既不知不肖之本心則其不受也亦宜敢請因是而一爨之噫先人之於先尊丈平生恨不得同日而死而沒身誦義者也

非但屢達於天聽其見於私書者亦不翅丁寧不肖雖極無狀豈敢有一毫他意於其間哉特以先人之意外被誦爲私心之所痛故竊欲略彙先人不死之義妄以爲二公得死所以遂其志而先人則偶爾得免死固成仁而生亦無害於義云爾所謂不然則亦無必死之義云者蓋不肖本意妄以先人爲無必死之義而人或以一死一生致疑故又妄以爲二公亦如先人之偶不在其地則其義亦或與先人無異云爾何嘗敢以二公爲無必死之義哉觀不然二字則可知矣不肖無狀若一毫有他意於方寸則身死

之日亦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唯其遺辭之際不能審慎文字語句之間全失敬謹之意又妄以臆見推度前賢處義之道率意肆言謬妄至此此實不肖之罪萬殞罔贖者也日夜自刻無所逮及此心耿耿鬼神可質亦曾以此意仰陳於權季常令公非敢飾辭於今日也本情曲折辭畢於此雖見斥却終不容自外敢復因連鄉諸賢申布遠誠未知哀意以爲如何嗚呼先人之以不死引咎終身不仕此即當日同志共事之心也二公旣已殉節於前先人又復畢義於後志義較然幽明一致不肖妄意以爲此實天下之

大信也先諂之篤既已如此則豈非子孫之所當世
講者也常時雖以出處異路顯晦殊迹不敢自通其
信息而若其忍痛含冤平生心事則竊謂彼此相照
而無間矣畢竟因不肖妄作乖阻至此無非不肖之
罪也尚何言哉因此弔狀初不敢爲猥煩之計而蘊
衷未伸常懷鬱結重被令胤之阻不得不一吐冒瀆
哀聽尤增悚懼自餘千萬遽未縷縷眼暗神憤作字
潦草伏望諒察

庚午二月

答李公州

齊杜

自承近莅邇仰倍常欲因營下僂一書相候而新到

之初恐煩酬答遷就未果矣乃於公務輟掌之中委
伴存問且感且媿不知攸謝也仍審行李之餘政履
萬珍瞻慰尤深離親遠來私情雖切而朝家之擇臯
敦遣亦非偶爾若依古人迎還之規則庶乎公私并
行而不悖矣如何拯衰疾苟遣一無足言而分外
恩命惶蹙度日不能歸掃先壠已累年矣今秋亦不
能一行私悶尤不可喻末錄所惠極荷厚誼唯是長
腰素有拙戒不敢遽破還封以呈又懼不恭出畱一
斗以爲此亦可以承領至意矣想此拘曲應蒙笑諒
而不以爲罪也

辛酉八月十二日

答李沃溝 廷 猗

意外蒙荷枉駕窮谷講修舊誼至意何可忘也媿此病蟄無由踵謝於舍館且乏僮指伴候並闕瞻送行塵忡悵方切何料申以手札鄭重若是為之三復感歎官廚所供既非所安忌日酒肉之受古人亦以為嫌終不能奉留此亦拘曲拙法想高明有以心諒也重承提教還深悚仄千萬燈下只此 辛酉四月十七日

答趙宜寧 昌 漢 連川 晟 漢

先先生文字極蒙辱示之義感悚之私久而愈切今夏目昏尤甚未及卒業姑將三官二冊及禮說一冊

先以奉璧其間僭有籤標則重違委教之勤也伏乞

照詳墓文亦略加刪改以上並冀財教 癸亥七月四日

先先生文字愛蒙投示益以潛玩有若躬奉音旨於函文間幸不可喻第分類更似不如不分之為好蓋間有不可分彼此處故也如何竊謂此書實可以仰窺先生平日用功實地誠非等閒文字也幽堂之誌既屬於和友而和友又要見文字則此不可不并送也故謹因申生以還之幸照納焉序跋亦可因而請之也申生謂尊意欲徵於鄙人鄙人不敢當故敢效

鄙誠耳 丙寅八月十日

答朴大容

鏤

續承惠札又敵一拜良感且幸拯有何寬閑之趣受
恩莫報違 命戴罪不敢以偷息為少安耳前日所
送冊子昨已畢汚而冊好筆拙令人不堪看媿初不
能固辭也小技猶如此大者又可強耶良可笑歎

癸亥

三月四日

春間木川之歸得承惠札迄未修謝而時出披玩以
代顏面暑雨以來仕履萬珍否停雲之思每切于中
也拯今夏德劣益甚如玄台聰明不衰而一朝奄忽
此亦安能久耶分外 恩命愈往罔措連上乞免文

字日夜惶悶而已向來右揆劄中言及賤臣情勢者
實合處物之義知己之感銘骨何忘但其揄揚之辭
又不免太過而朝政就問一段則尤為未安梁處士
陶弘景每預聞朝政當時有山中宰相之譏唐處士
李渤每附奏得失後賢有出位犯分之責况在區區
微分豈所敢當此則恐未免失言也月廩周急亦是
稀闊之禮吾輩雖貧豈至餓死乎而循牆不得終於
冒受亦可恨也領台因之至有陞秩之請竟蒙特
恩以至於此殆亦吾死期之已迫也自咄奈何右揆
前欲以書申謝而台司禮絕有不容以竿牘相恩幸

於侍談之際略及此區區之忱如何心眼日益昏作
字益艱從此書札亦似盡廢矣唯希秋暑以時加護

乙亥七月七日

答朴士行

秦尚

權厝事所教誠是而日期已迫不容變改矣仍念士
元之葬既在此則金陵舊墓終似孤絕并以奉遷于
此以儻久遠香火之圖亦或一道所慮者年歲已久
恐遷動而有狼狽之虞耳唯在主人令監與台監從
長商量明春或遷此而歸祔於彼或奉遷於彼而合
葬於此耳宅兆之彼此優劣亦不可知只切悲慮而

已立後事多有變節之拘礙者不得定於葬前人事
之變無非哀痛處於邑奈何

辛未五月十八日

答趙光甫

持謙

昨因往哭春翁未還適哀慰書遠至未及手答且謝
前密之問淡以爲恨鮮民之生唯依叔父以爲命今
忽至此永無瞻怙之所來諭惻怛有以俯諒我心事
矣哀感之淡不勝嚶咽春翁之喪又關運氣奈何春
初往拜則爲語及先人及先大監以字呼先大監曰
某德厚矣親舊中先逝者非一而某最不可忘令人
如此是必其德厚故也因爲之涕下不能已可想平

日契誼之至篤矣殄瘁之歎雖朝野所共而吾黨之私益切傷痛想哀亦同此懷也書後又有日矣臘寒未弛哀候又何如歲且窮祥期漸迫號慕無極想難堪處願加節抑以慰悲戀

壬子十二月十七日

別紙所示極知雅意然行止之義已非屏螿者所敢論况其他者乎唯願載筆之暇進學不懈遠式古程近守家訓常趨然以流俗之外自處則所知與所行兼進而自能尋向上去矣唯不以老儒常談而亟加意焉朋友之望也仄聞陞遷不遠若求一僻邑數年讀書兼習民事似最為今日之良策如何

甲寅臘月二十八日

與沈主簿

宋友之喪關我運氣不獨伊人之不幸實是吾黨之不幸別來不旬日忽聞其計不覺骨驚氣短失聲迸淚豈料以伊人之志氣見識為朋友之所期望而乃草草止此耶重念其老人在堂孤幼滿室思之慘痛不忍興言伏惟僉尊素敦嫻睦悼死愍生何堪悲怛伏聞伯尊臨庀初終遷出老幼得免於延蔓之禍不勝悲慰又承返櫬之事僉尊欲身任之益用欽歎到此之後則營壙掩土此中朋友可以致力矣當初或慮一家諸議或有近圖畿甸之計昨答朴掌令書言

返葬之爲得宜矣今知如此可幸第新穀未出之前則決難行喪勢當擇日於七八月之間拯等當歸掃秋夕若引日在於秋夕後則可以相護而歸幸加商量如何擔軍此亦當隨力周旋而喪事當稱家之有無顏淵厚葬孔子非之若不得擔軍則雖以兩馬載歸亦豈有不可也哉未知尊意以爲如何前頭棲泊之計未知一家之議何以料理耶鄙料則寡孤獨寓京口必難支保不如舉家南遷依止墓下或待三季後或兒輩成立後北歸俱未爲不可但有一慮與此中相距猶六七十里恐不能源源相從殊不如麻浦

之密邇玄石受學僂好無間斷之弊也其餘則鄉居百事勝於京居矣未知亾友之臨終或有遺語處置者耶援筆至此不禁淚落矣亾友家事諸友有問旣以賤料相報而復此布白於左右幸與其孤商量回示定論如何礪莊如有預爲措置者亦望一一相示則當爲之周旋也僮指逋病末由專走一力得聞凡百悲恨耿耿不能爲懷千萬不能盡意

辛亥六月十六日

與李晦卿

益烜

地不甚遠而音信無憑每懷德義爲之懸懸卽於意表忽承遠書披玩手滋眷誼鄭重又審邇來清和侍

外德履休暢感荷之餘慰瀉無量第審喪威憂擾至有茅塞之歎此固有志者之所同患然存存勿忘隨時隨處提警不至墜墮則自有進步處矣知兄不以窮老自沮每有此邊話頭實令人起懦輒以所懷奉浼得無僭耶還用悚戢家親自去冬有寒喘火痰之證累朔呻吟近始少愈而真元一敗完復未易適值大駕臨幸溫泉 召旨昨下不得已進詣 行宮為陳情退歸之計昨已力疾發行此間私悶如何盡喻病弟痼疾尚未平快拯亦勞證比甚長時因劣不能自力於佔畢之功無足為朋友道者只自憐歎而已

只希素履安貞學與歲高副此區區也

丙午四月十七日

與宋子文

斗章

空齋吟病歲暮懷人此時情札使人如倒所示求益之切足見不遐之意夫士有志此學無待外求只閉門堅坐勤讀經書屏去一切世念客氣使我胸中瞭然清淨則其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自可知之矣何必假遠者之喋喋為也深感好問之勤不避僭率媿戢媿戢弟等親濟身恙種種危苦拋盡三餘於憂撓裏許奈何

丁酉聯日

朴和叔曾聞其名而未得其文即見抵家嚴書亦足

以見其所存矣起敬起敬兄既得此勝已者又與汝
久源源想講味日造佳境欽歎欽歎更願刻意讀書
無虛度時日有自己著實工夫然後方可受益於人
矣前所奉效者只出於相愛之惻而於古人芸田之
戒則所媿多矣兄亦默默加工則幸矣何必作謝語
也

戊戌四月四日

久阻積戀一書百金况諸益手札一併承領者乎慰
幸慰幸第審連喪僮僕尚在寓中危哉尼哉何窮鬼
偏與吾輩相尋耶但外患不須說身健則可矣而書
中有舊證添劇之語壯年久病殊非好消息為之驚

念千萬加意調攝以副相愛之望示諭別紙一一領
悉不料吾子文言議見識文字驟長至此甚可喜也
但此是格物之一事比之自家言行亦有內外古人
所謂何暇點檢他人者最好語也彼狼狽者正坐欠
却實地工夫正可為吾輩之戒也古人訥於言而敏
於行今人敏於言而訥於行則其敗也宜矣其論炭
翁事正合我意其餘更容商量其紙在吾許何憂其
煩洩也此中不比京裏熱鬧也呵呵殘暑尚苦唯侍
外多愛慎言語節飲食豈非吾輩時義也
別紙令人不欲聞兄亦簡出入慎言語閉門養痾隨

庚子七月十二日

分讀古人書此最無弊矣

八月一日

聞和叔畢校近思釋疑想兄亦與對討貫穿了得此書不是小事吾輩今日捨此等工夫無他用其心處幸加勉焉雖有病此等事則於調攝却不妨也

臘月七日

雪中藏蟄離索正苦忽承吾兄書驚喜如墜霧第審調候尚未和泰為之憂歎近來吾儕無人不病為學雖專責志亦有不能無待於氣者而壯季長為二豎所惱撓藥餌呻吟如老人然以故於收斂整齊讀書窮理皆不能有以自盡其力弟則雖無形現之證而元氣萎茶恆若不能自振者每自憐悶故每得諸友

書言病者亦未嘗不蹙頰也唯靜養慎攝以待春意之自復可也示及外間言語只可任之而已讀書講學謹言慎行等事最為切急家計其他且可辦得一默字方為省事處耳盍相與勉之哉

臘月

示教多少淡荷眷誼師友間言語不妨淡切自餘浮曉安足驚怪望兄慎勿向人競辨唯有可告戒者却不妨逐示以發警省也和叔小冊呈還借久猶欠消詳可媿其所辨一一精確敬服敬服

辛丑六月十九日

杞叟之憂已非已分唯斷置餘念加工於己學讀書窮理闡然自修乃吾儕之急切家計此外不須問不

須知亦不須道也兄意以為如何 六月二十七日

此行一登楓嶽東臨大海北自叢石南至竹西昨又乘船歷揆北壁龜島山海之觀可謂爛漫而虛其中而驚於外勞於目而無得於心儘可笑也紀行文字有數紙雖甚陋拙於兄及諸友不可隱欲寫奉求教而適未別寫從當呈似耳 壬寅八月

冗病汨汨凡百依昨而所長者齒而已一事做不得輒到三四十歲界反顧初心時自一笑耳奈何 癸卯上元大雨沒郊行人一斷而健脚以兄書忽至空齋幽獨慰豁倍常真不翅有隕自天也又審與我惠連同講

朱書久闊之餘好消息何以加此昏困中一番增氣賜亦多矣其後又將一月酷熱日熾侍奉外學履又如何江上不比城市其有居養之功耶和叔雖遠養以又近隨處講習不亦樂乎 甲辰閏五月既望

令子秋來何遠第一室相守父子同讀俱獲其益何必別求嚴師也望兄勿太膠擾急討一處安歇後靜坐為書冊工夫如何 丙午四月二十四日

此中親側粗遣而一味病冗汨汨如昨獨處則為兒輩所聒羣聚則以閒談闕日如此悠悠將何所成只堪悶歎兄則歸稅後得無他恙而做得一冊工夫耶

吾儕所務莫急於此幸自警省舍置餘事而專專於
講誦如何臨會時則每耽於敘晤不得劬勉於程課
別後每不能無恨敢此縷縷耳和養出處果如平日
意思自量伸縮各在當人豈不綽綽有裕只此屏蟄
之分自初不敢為出頭之計而除命荐至惶慄倍

他憂媿悶縮實無以自措也

丁未二月十日

比間能無憂患而專一於書冊工夫耶多少懸仰不
能自己就中先師市南捐世之後林鄉士人及門下
若干人即有祠宇之議而事係重大表倡推明必得
其人而後可以俟後而不惑儕友間無足以擔荷此

任者且一家諸父之意則又不無末俗曉曉之慮故
姑以坡山答石潭門人之訓相戒以慎重之義而不
敢發矣頃者李學士端夏往北路始為先師及樂靜
創為俎豆之所於鍾穩之間綿城士人以嘗遊宦之
地遺愛之故又有此議林鄉士友固以遲後為悶鬱
及聞此舉不計人微力薄決欲以秋間始事矣未知
四方之公論以為如何此事實係斯文非一鄉之私
言方以稟議于諸先生門下俟論議之歸一而後可
定矣幸兄議于和養諸益回以見教如何五月十九日
不嗣音未有甚於邇間者蓋三夏已盡矣一心何嘗

不在左右也庚炎此酷想惟侍下講味清勝不受歎
絕之惱否令人邈仰倍常金弟汝圭之夭尤是萬萬
意外世間安有如許慘喪其爺孃心事有不暇言其
才行氣格常謂必有所成就乃奄忽至此理與命實
有不可知者初聞其死若虛語然及撫其殮猶冀其
更起痛惜之情久不能已昨來書齋追惟平昔遊從
爲之隕涕奈何想兄亦應同此懷也今歲自春至夏
中表喪戚相繼殆無寧日家親奔遑悲勞之餘舊患
鬢後癩瘡復作私悶何已近爲宋友子慎來聚欲共
讀朱子大全方會于積巖爲秋夕前計此亦悲撓之

餘爲優靜處調息且賴其鞭策少振因循之習甚以
爲幸而氣不耐暑志不能帥是爲媿歎耳且到窒礙
處未嘗不相與向風思我玄石而恨無縮地之術也
和叔近有何工夫兄亦能免悠悠否適因風優略此
寄候亦望回寄一字以破戀戀之情且略示近來講

討中可與聞者至幸

戊申六月
二十日

意外忽得侔書呻吟之中不翅如濯况審暑雨侍奉
萬社三兒善痘卜隣得所講習日親慰此遠思何以
踰此令人爲之傾幸無已昨以親濟自積巖歸家因
與宋友就棲鵲泉爲一月計日覺光陰之易逝而義

理之難明思與畏友如和叔者同處以收勉慕振發之效而不可得羨兄之朝夕源源浸灌滋益想必不淺也然古人亦有師友靠不得之訓淡望自做工夫勿負初心如何所示爰象未占而可知矣第未知當有幾許節拍耶

七月一日

返面後侍奉萬祉否區區瞻邇不能自己拯等苟存如昨而孤苦之痛愈往愈毒靜念平日莫非罪悔終日伏次血涕無及哀至之時只自扣心而已申兒尚未轉動削弱已甚室人則已至難醫之境種種憂惱又復如許文字之事全未有緒拯亦心背燥熱神魂

怔撓末由自力淡恐一無所成而溘然就滅也送別左右以來一味塊獨悲呻之外無與抒懷西歸省墓之心一日爲急而纏束如此哀悶不可言此間章甫之議諸先生之見皆以爲太遽故已有姑停之計云末世人心無念不生吉凶悔吝每生於動若因此鎮定目下無事則幸何勝言千萬病迷不能盡意只願靜養加愛晨昏之暇勉強書冊以爲進學之地如何

己酉七月十八日

拯廿四離次僅得到此而違離几筵益復罔極平日遠出必有誨戒此後那可復得耶觸事觸境只增隕

割抱茲苦毒尚延視息復何所言遺稿文字汨於病
穴尚未完畢譜草及遺事文字亦以拯悲迷之懷尚
未自定終未及就緒今冬請換行狀之計已未及矣
人事難期而如此遷就哀悶罔涯遺稿亦多有疑晦
處平日全無思慮及此到今無處質問只自椎心血
泣而已至月二
十八日

忘哀講說心覺不安而獨處則孤苦之悲尤不自定
未免與一二少輩同處賢胤若不能往和兄之所則
來臨時亦攜來如何來者迫歲當去歲後似無人雖
未來臨下送則當作病中之伴耳此小紙欲稟於和

兄而適心緒怔亂不能作書幸兄自以意講質回示
如何十二月
十二日

石事得有成約事可易就極幸極幸茲又以亾奴基
券及賻布若干付舍弟以送使之盡斥以充之望勿
為罪今固辭僉兄非有他意只哀苦心事終不能自
盡故也恐羅兄或未盡諒煩為道白區區也示及交
儒之議未知有誰從與者否近來又覺有慮患之心
目今世道日變未知其所至而交坡為西路之傍如
此等事例致煩鬧則區區隱憂無念不生兄可默諒
也且交儒則無能主張者而城中則議論千歧設致

紛紜不幸不可言和兄之力若能鎮定則幸何勝言
須十分遠慮反復於和兄無致欲速而敗事如何舍
弟載病而去憂悶罔涯此中孤懷亦難自定日月如
流萬事無及只自痛泣而已

庚戌二月
二十四日

玄石遭喪不勝驚怛旬日之間何以支保憂戀耿耿
服制想已有定矣田瓊之議比例於父在為母之服
則妻從夫服同為期無可疑第孫服則似當從本親
之服未知何以裁處耶江華細石非不堅緻而此中
黑石亦非劣品事役之難易遲速彼此懸絕故叔父
之意以為人事難期力分有限就此速成為當云以

此不敢違茲欲定以此石為表彼石則欲稍加長闊

而出之以為將來礪石之計未知如何

八月
四日

玄石山事至有構訟之端云不勝驚慮彼既有田有
兒冢有立案則實有可執之脊而此則空手而已恐
終無勝他之理且彼既為先執則自此追古以義言
之亦恐未安且彼則必為必勝之計而此則只恃理
無所害而已與其遇困而退寧不如審慎於初而早
決去之也幸與之熟講俾免悔屬如何未奉面剖姑
未敢索言第俟後日消詳耳

九月
五日

昨得蘇堤函丈書以某人為所後母未告官則服本

服期爲是而玄石之見不然拯亦同之爲問拯則初非有別見只緣服雖不得不以期斷其持服之節則當一如母喪然後追後告官庶乎無憾若只如平常之期服而已則於其人情理極未安云云矣未知玄石之見則竟如何知其曾致疑於告官一節又嘗言國典之有遵有不遵爲可疑以此想之則其果以告官一節爲不必拘而此人既爲其所後母服喪則設令其所生父母死當依例降服耶若果如此則國典恐不可容易擺脫變禮恐不可容易主張至於不敢降所生之服已所經歷者則尤不可容易質言以玄

石之精義明見不應有此次哉之嫌無乃只如拯之所言而說義頗廣耶與兄聚時非不言及而悔不能究竟人之言意此實我放過之病也深可訟歎玄石必有所答其說未可瞻示耶

十一月十八日

加簷之役初欲以今念間始事昨召工相議則爲二工四十日之役二工自率二奉足一人酒飯之費日食四升米通計則爲六十餘斗而鐵炭等價及役軍諸費不與焉此中諸議皆以爲今春京中市價一石米當直銀三兩若輸米去直買石於京工則只八糧米五十斗而可辦可以不勞而成事又無船載越海

之慮云以此變計停役昨已報于舍弟使之約買於石工計直回報則欲於稅船載米送給矣此事恐舍弟不能周旋故復以奉煩幸招石工約束而回教如何表石廣二尺三寸厚八寸加簷四面各出一尺則當為東西四尺三寸南北二尺八寸矣第工言四周一尺似太大如人著廣笠不好看各出八寸則似當云若然則東西三尺九寸南北二尺四寸矣此則更在商量之如何耳

辛亥正月四日

玄石憂患使人煎念有定力者凡百則可以理勝而兩殯在堂創巨痛深實有潛銷暗鑠之憂為之中夜耿耿也趙台丈訃蒙荷委示先友之情義甚厚者誰如此丈設位長慟不能自己憂國好善之誠公卿中亦難求其似者殄瘁之歎計士類同然不獨為私抱疚嬰疾末由往哭感念平日只自隕涕而已搔苟延病亦無加不足為朋友慮唯是文字諸事一切不能措手以此日夜如結又再期漸迫日月荏苒忍耐至此哀號痛毒益無可言

二十日六日

玄石書中有兩款說服制已定不杖期蓋此服只因國制而國制不明言杖期恐不容更議書式則反復思之恐終當用狀式蓋服既為期則如此等外面節

目皆當隨服制為之節度故也未知如何

癸酉六月二日

與趙士威 得重

釋疑承又與朴兄校下有功於吾道一喜也因而精
熟所學二喜也豈勝瞻賀唯冀疊疊加工使吾心目
長在黃卷裏許會有透脫時矣示諭一二此亦有聞
師友間言語不妨淡切自餘浮曉安可淡怪吾輩所
憂唯學之不進知之不明而已自修無辨人已何間
焉幸兄諒之 辛丑六月十九日
所示外至之言人自不相知爾何必切切動形筆札
間耶唯願益加近裏工夫趁此光陰未甚晚暮之日

少讀聖賢好書此誠吾黨之能事矣千萬自振勿致

汨漂幸甚 壬寅三月五日

前書未復又承惠書憑審苦寒侍奉外學履珍勝又
不廢溫習之功區區慰感殆不可量此中親側僅遣
而病在心眼表裏工夫無一可言者雖得子文相聚
亦乏講討之樂媿向朋友道也願兄亦加猛省勿為
長作舊時人也歲月豈肯待人之悠悠直是可惜老
去後雖欲再壯其可得乎自訟之餘聊復為兄言之
想有以諒之也餘縷不能盡意只希進學加愛以副

遠情 丙午臘月五日

明齋遺稿卷十三
吾儕中名爲講學而實無所得優游頽惰虛送日月者在己在人實可悚惕故不覺及之於書中矣承此回教鄭重令人媿戢三十四殊非少矣古人之有志者不應泛泛如此豈非兄與我之所共警策者耶別紙所論略以鄙見仰答須以奉質於和叔如何和叔之精詳懇切吾輩無及之者凡事就正如讀戴記亦可逐一面受恐甚有益矣泛然遠問恐不濟事未知兄意以爲如何此中侍側之外雜冗多端加以賤疾崇狂心目凡百不能自強正亦優游汨沒而已媿

歎奈何

丁未四月二十四日

所諭謹悉至教此事不料其遽發至此而入京後事次第煩廣私心憂懼不能自己最是求請之簡及於武閫云先人平日之論每以此等爲儒宮之一病今反不免此實爲怵惕處不知所以收殺也癸丑正月六日所示祀事想已講於玄石而行之矣 國葬雖過卒哭未經則不可行殷祭必待卒哭後可行矣此事先人嘗問於慎齋先生及諸函丈而所答如此矣拯隆寒行役積傷在中一朝病作幾不免鬼事年將五十遭此大敗豈望復完逢暑益困偷苟度日自憐奈何每念初心不可謂無志於此學而因循之頃衰病忽

至已往如此前頭可復望乎只堪悼歎未知憂中不

甲寅六月十二日

輟讀禮之功否淡願勉勉以副離索之懷
向來玄石之會未免差池迨以為恨此則追叙於大
興途旅而一宵聯枕不足以展盡所欲言何悵如之
秋節已淡物色可玩而喪餘病懷了無閒適之况只
自憐歎和叔極有維鳩之計若果成則庶有相從之
幸而歸後意思未知如何也栗谷先生為學之方圖
得見之否極簡要切於學者日用而和叔所為後說
發明粲然尤好潛玩可敬可敬
己未九月十日
添齒學不進之歎吾儕之所同病而如拯者心目已

衰不能耐煩只思靜養而不能有所進取只將日就
鹵莽而已少不自力老悔靡及奈何然不可不勉幸

亦加意焉

庚申元月十日

歸家有日而未有聞問方切瞻邇矣手札忽墜披慰
無量第旱災之慘又甚於往年此固不但為百畝之
憂而涸轍之困吾輩先當之奈何端陽後即欲復路
矣適值坡山 賜祭之禮不容徑歸未免畱滯望日
禮罷之後始得南歸正當火災僅僅還棲方此澌頓
將終夏呻吟矣私悶畱彼時往會和叔於甘露寺作
三日之穩此豈數季經營之可得者凡百意見一一

印證不合者豈矣甚用慰幸歸來如有所得也拯又蒙 召命而憲職之前又有樂正之除大臣纔於榻前舉吾輩名請加獎擢和叔之陞以此云而此亦似為之階梯也其為惶窘愈不可言不知所以容措也從祀之禮自 上催促而後得成該曹之意誠未可曉而懷沃儒疏又並請沙春兩賢不待眾允而汲汲如此士論無統不成舉措良可歎咄壬戌五月晦日聞兄入薦剡今世不求而得薦與夫能薦不求之士者始見之公私可慰第未知銓部之能成此美否耶拯呻吟添齒無足喻者舍弟亦姑無事而九翁避地

之說盛行於洛下為倖者理難仍坐但圖遞極未易方以為闕耳沃儒通文竟未得見第聞洛下之誦以為報怨修隙云似為酬恩報功之對矣可笑癸亥元月四日頃承兄覆札得審春和靜况對勝而捲還成家孤寂可掬為增馳遡拯 召命又下史官李季瞻方來畱不去三蒙 異恩一向在家不動誠所不敢而一脚出門便難收拾不得不抵死籲免此間惶悶何以盡喻也蓋廿二廿三連有虹貫之變延見二品以上講究弭災之道而領台又以賤名仰達而有此也洛下諸議大臣以下皆以為今番則不可不動云而迷見

不能變蓋自知其決不能有益而只以人事之末節
爲仰答之計者反有所不敢於分義也兄之所教亦
且丁寧而不能承恐終爲名教之罪人也奈何和叔
廿二日留疏出城未知其故也金萬重李敏叙二公
爲都憲參贊而李頤命爲修撰憲府以三人彈墨未
乾而遽擬清顯爲不有公論請推吏曹和叔參彝仲
四宰之政故以此自謂被論而去尤翁上劄請急召
還自 上遣承旨尹以道與之偕來則和對以待臺
論之停八來云故玉堂劄遞發論臺官掌令安斌持
平俞命一云未知其後果爲八來否也和叔此事未

知如何愚意既已許身立朝則此事豈是決去就之
事也且以如此微事去國則惡在其出來之意耶今
日所恃者和叔而舉措又如此極可慨然士雖欲出
誰可依靠耶天災荐疊國勢如此自 上憂勤惕厲
至誠藹然而在下無有奉佐下風以成 聖志者如
無狀賤臣受 恩不貲而報效無術此爲臣子之至
恨天罪也咄咄奈何

癸亥四月一日

和之去若有他難留之端而以此執言則可也若
只以此事而去遞臺官而還入則必貽笑於人而
終不能做事矣可歎和叔貽書切責而不能回鄙

見不但負 國恩亦負和之友誼自悶而已

區區此行只欲略舉不敢在家之意而已其不能有為於世則自量已熟何可變也來教又因此動而拖引之可付一呵尤翁打愚之去談者皆以為事由和合若爾則頰舌將不可勝和亦必不能安坐也即見十八日邸報已上乞歸之章矣或云亦已出城云雖或未出其勢似不能久也世道至此雖欲有為何可得也紛紜出入只貽譏誚咄咄而已如我病螫者既不能出又不能處益其嗤點自悶奈何四月二十六日若不免有祿仕之計不必遲疑和令之勸亦必有意

曾於顯道之間不能有異則於兄亦何間焉但從此仍作京鄉之別此為暮境之悵惘耳雖為祿仕隨處自有盡分之業其視過抱虛名進退路窮如愚之狼狽者不亦善乎千萬勉旃幸甚拯一番妄動所蒙恩數萬踰涯分餘悸在心尚未能定也和令委來苦勸同事且責以退去之無義理而自量已審不能變計然其為國為友至誠懇惻令人感動孤負 聖眷之外又負友誼只可慙悼奈何和令以為千萬不是聞愚之退至有怒言云可媿五月十五日再明行期其無前却否從此會合儘未易歲暮離索

之憂如何可言惟兄則又當與玄石相從不比此中寂寞千萬加意勿徒擲光陰於祿仕而已區區之望也冬間若欲看家禮則幸須先取和叔標題而看之如何看家禮此甚徑捷耳

十月八日

季康子問敬忠季孫奪君之柄而專其國則當以敬忠於君告之而只以孝慈答他何耶

聖人問答恐難以己意懸度小註亦有推說之語而無甚意味且不如依見成底熟讀也

三歸云云

所謂自傷於民者以民心歸己而桓公疑之故築臺

以取怨也三歸之義諸說不同未知何說為是然此等處只據一說足矣不必如是費力也如何

示論多少謹悉諸意鄙見則今日處義只當守靜僉兄何其不能守初見而似動於外議耶和叔以為不可已云亦不可曉顯道書中頗詳之幸通照亟止之如何今番事乃拯見識昏昧之致無可怨尤並累於和叔父子益所未安然前頭處義亦莫知其善鄙見則杜門省愆之外未知有他義而和叔猶有進言之論非但抗顏之有覲於義理未能無疑學無實見遇事撻埴自訟奈何蓋此人疏豈其所自為者耶先人

事既已如是斷定則寧有他義有重於此者乎若北
疏乃渠所做捏而尤翁或有分釋之端則和叔諸說
似有受用之路而何可必也

甲子五月八日

年邁氣頹之歎吾儕暮境之所同然亦無他術可住
流光唯當隨分講究隨分服行隨時隨處提撕收拾
以自盡吾心力而已鄙人非不知如此為目前道理
而衰病尤甚直恐收拾不上耳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義理難窮衰陋日甚自憂之不暇而人心世道亦復
滔滔如許分外之憂有時中夜無寐此亦何心耶還
可笑也天縱昨歸言與兄從容且言兄讀春秋云可

想精力之猶未艾也然恐不如節約而致精以為晚
暮家計也如何

楊山書正月後今始得之慰豁可量義理當有至當
不易之處而人見自不能無參差未知果孰為是耶
又以吾兩間不無悠悠之言為慮若世間悠悠之言
真能交構人則安有如此道義之交乎此兄心太細
可呵楊山似猶未悉尤翁本源此最可慮恨無由相
對罄此多少也

乙丑九月一日

楊山書續至其切切為人之意極可感戢第其所論
於尤翁則似不得其心之所存於鄙人則似不諒私

情之所安於自家則似不思前後本末之所歸於世道則似不省公私義利之所分淡可慮也鄙人則已一切斷置己一切任他己往則每以爲難處而今則自以爲無難矣但道理無窮而人見有限未知孰爲真是此則似當付諸公議耳

九月十日

比來不審仕候何如所處雖不如齋居之靜便隨遇勤謹於職事莫非敬也亦何處非學也楊山書得以三復其忠厚惻怛之意非不感服而只在不肖末由有轉身之一路奈何示諭姑停往復亦荷心教然前日被和兄之叩問故不得不說出以就正耳今更有何言然義理無窮且非一人之私也若有不合則盡意竭論以求真是之所在者古人朋友間講論之道也若有不合便相休罷則人各私其所見無由至於融會之域此爲可恨第更思之義理隨時不同如鄙人今日之義閉口無辨爲合於自處之道固不得以常理處也亦復奈何

丙寅四月十四日

近日訛言之必以爲與楊山往復云云者是欲並累於楊山也寧欲斷絕書尺使人無得以爲言而猶不能遽己是可媿歎此等訛言方又騰出恐將不止於此亦只得任之而已衰憊日甚不能收拾暮景光陰

幾何而只如此輓過傍無朋友相與警策將日就荒

墜而已以此尤用慄然耳

五月十七日

比來秋涼伏惟兄仕候珍福瞻邇區區拯漸綴度夏涼生始蘇而衰相日添眼昏尤甚義理無窮而荒頽已如此豈非可懼者耶未知兄仕優之學能免汨沒否若有閒隙即抽身往楊山席間雖講得一義便是進步處不然而終歲只在塵裏則便是汨沒處幸警省也楊山近况安適否當不住編述工夫而無由得承緒餘慰此離索悵然奈何拯不得省墓已久今秋必欲一行而蹤迹畏煩未免趑趄未知外間紛紜何

時少定耶以此蟄伏無由與楊山一會所欲講質疑義者甚多而無與講叩歲晏窮谷不但秋懷之慄慄而已汝中時在白嶽否有何工夫病未作書亦以右意諭之如何城市之汨沒無他也只日間接聞客說閒話無益於身心日日如此則是汨沒也如何八月六日歲前寒疾入春未蘇窓外風日稍和而猶未能開見其少生趣可知五十後則衰相歲覺頓添左右亦必不能如前矣何以供仕耶唯學則可以隨處用力血氣則可衰而志氣不可衰也幸與汝中父子交相警勉以期日新之功如何前秋大擬省墓聞訛言紛紜

明齋遺稿 卷十三
不得出頭今寒食必欲歸掃矣昨聞賤名又掛臺章
此際往來於近畿蹤迹懼煩又未免趑趄不得省掃
已五季矣私情切迫何以盡諭欲待稍息而後動而
事端日生以蹤迹之難僂而不敢省掃亦未知於義
理如何書札之路既阻凡有疑晦無與講量誠可鬱

歎

丁卯二月二日

辨疏不當遽爾之意昨復於明村想已同照今不復
縷縷而聞有呈病解職之意無乃太過耶自北人疏
以來先人之受醜詆極矣今雖疏出之地有殊而其
實一也與北人沃人何擇焉朝廷不以罪先人公議

不以棄先人則此不過一場外至之橫逆也如在言
議之地者自繫去就之節有不容放過者矣若乃祿
仕之義則與彼何關焉只當晦默自靖依舊祿仕而
己舍弟亦無必棄之義而物議皆以為不可晏然則
自以為無必棄之義而蹲坐似近於苟且且方以強
病居官為悶故欲決歸耳非有動於彼也且來教以
為呈疏則不可帶職云帶職而呈疏有何妨耶呈疏
後若被罪則已不然則依前供仕耳何不可之有鄙
見如此未知楊山之意如何幸商量勿先自恩恩如

何

三月四日

顯道想已到配安頓雖離親心事有不可堪而義得身靜無他勞攘可以看書玩理有以自適矣兄固有不得同罪之恨而如我者尤以罪首尚爾偃息於家常懷慙懼寢食不安安得速蒙結正少安私分也若得同往近處信息相聞則豈非幸耶而何可必也最是汝中親年益高以是憂念耿耿不己和叔書中所慮齊楚得失之歎正如其料然前此有誰觸激而輾轉至此耶雖無觸激事豈得止良可歎也全李之疏不忍正視世道滔滔一至於此如吾輩則已矣不能不為和叔憂之也

四月二十三日

自兩李疏及韓鄭疏以後鄙人論罪之章謂當繼出而尚未有聞未曉其故使顯道獨先而尚爾偃息亦是怪事顯道到彼後有書纔得見之旅中粗遣可慰而獨其北堂倚閭之思竊想與日俱淡區區耿耿結食息靡弛也顯道書中謂與玄石暫得班荆而語玄石以鄙人辭氣之太迫為憂云聞之瞿然未知指何語而云然耶昨於答書略及鄙見想其益以為不是也無由面論鬱歎奈何示諭更辨之論鄙意不然一辨已出於萬不得已何可再也彼疏雖極誣捏不過為懷疏之註脚而與昨年沃人疏一般耳隨誣隨辨有

甚盡期恐不如一切付諸公議之爲愈也若其誣辭
爲說自相抵牾處實多明者一覽自當如見其肺肝
矣何可一一對辨真成兩掌之爲乎蓋懷川今番事
實爲從頭做箇題目一番整頓之計必不但已第未
知幾時出場也亦復奈何五月五日
和台進退想已出場時萬儒疏似不免爲欲入閉門
之歸可歎昨見懷中抵遼院通文則復辨谿谷漫筆
而語又侵及於尊王考先正茲事想不止此漫筆之
行世已久而今乃有此不肖之故辱及古人罪悚奈
何戊辰七月四日

所寓距廣灘幾里時與過從或可以抒吐幽鬱忘其
孤苦否此心懸懸恨無由縮地也所示交構之憂一
笑一歎若被人交構而有離合之慮則其交道可知
縱使不離何用焉所懼者衰病如此日以昏瞶眼昏
廢書益覺茅塞將終無以充副當初相期之意是爲
懍惕耳願兄亦毋以晚暮自沮憂惱自傷隨分提撕
共此歲暮幸甚三先生遺書一冊沈龍卿所刊於安
邊者曾得一帙否今不可泛觀只此一書足矣幸兄
加意焉至月十日
辨章之議昨於汝中之問略復之矣鄙見終與玄石

同雖小事不可乘憤激而發况此士林莫大之舉可容草草率爾如此耶今承示諭憂慮無已此中事方以湖儒爲撓蓋初因玄石發論仍而並及於鄙人過此之日遣人挽止而不得此亦似是此中之禍尾未盡而然也先人之誣未辨而先及鄙人爲本末倒置且始以玄石聚多士而以鄙人終之尤不正當昨書報顯道俾之極力止之而未知果能止之否也世道之紛鬧方如此而此中事適從而添其紛鬧公私罪戾莫之勝說悶塞而已兄亦隨力止之同志處隨處致意幸甚

至月二
十一日

衰疾纏身世變驚心邇來尤杜蟄度日人事殆絕矣一心憧憧於朋友間何嘗弛已也即承五月十日惠書得審其時素履安貞極慰懸邇之誠朴甥士元慘禍豈獨私慟而已豈料生世乃見此事耶思之骨痛不可堪其才學亦何處更得吾道之危一至於此奈何奈何來諭切切說此衷曲執書淚落不能禁也老姊方以晚享榮養爲幸不謂見此慘毒肝焦腸絕籲天無從人生賦命之薄乃至於此奈何若有一箇嗣續豈不餘年相依而爲命耶尤可悲痛陳章自明之意非但兄示如此羅仲輔之言最力且切而屏蟄微

分從前辭職之疏亦必不得已而後敢上今為區區
自明無端陳章決非本分以此越起竟未能發曾以
質諸廣灘想亦已聞矣義理無形人見各異未知果
孰為真是也懷川竟被後命於中路不勝慘然情
義之不終亦吾處義無狀之所致而其誣先人用意
罔極故終不能為一哭之計未知和叔以為如何也
聞其有告訣書於和叔云未知得見否示諭扶莊舊
寓之計未知食根優於畿寓耶今日未知何處為樂
土唯當較量食根之饒乏而從之耳如何己巳七月十日
鄙人之求罪獲罪得還本分極為優幸而意外儒疏

實重我僭越之罪在遠聞之殆不知措躬之所而僉
兄反以士氣之不作為歎如鄙人者已無足言而獨
不思傍觀者之笑僉兄耶大抵守靜二字恐合於今
日道理未知高明以為如何拯苟免度日而眼暗神
憤一字看不得有同面壁僧回思少日志氣百無所
就只堪悵然兄與汝中想不至此其有近來所得否
無任嚮仰庚午臘月三日
李君泰壽來託先正行狀自念識陋文淺本不足以
當重事而加以衰病季來心氣凋耗尋常書札亦覺
艱難決難堪當而又辭謝不得悚悶不可言實情如

右非敢飾讓而李君以分義相要實不知如此事何以則合義也媿懼而已前教玄石祭式當初實亦預聞而後來不能遵用可媿墓祀先人之意欲依要訣行之故交瑩依要訣行之而此中先山則依前無變矣寒食及十月朔一年兩祭固是正禮而恐難通行誠如來教忌祀只設一位亦是家禮而兩位成俗亦難盡變信乎齊一之未易也然自玄石家行之士友從之者必多行者漸多則或可以變俗耶癸酉六月三日

繡帖跋依教繕寫而既而思之其中有語及懷川之處懷川之誣毀先人極矣彼既自絕而今不肖

書之與平日無異殊覺不安於心未知此意如何蓋跋文則似不可以有其人之語而廢之而不肖之手寫則於心終不自安以此終不免還寢幸商量更教如何

時事翻新固是慮表而 壺位重正前古所無日月之更率土歡仰臣民慶幸曷有其極獨哀士元之不可復生昨得西溪書不禁涕隕奈何奈何和台大拜士林之榮而喜之淡不及憂之大未知何以進退也欲效量而後八四字而懼煩不敢兄如得從容一爲誦之如何所謂懷川伸辨云者未知指何事耶若其

被罪時事則自 上已伸之矣懲毖往事一洗舊習
然後庶可望救得一分若尋其故轍而隨之則將如
世道何哉只自憂歎而已草莽之人不容干預人事
而於和台不能無私憂有此私言覽後去之勿與一

眼如何

甲戌五月十四日

書成後得南溪書則己以守死不出為定云量而
後入四字已不須言矣淡幸第聞史官守而不去
云未知終何以得免也史官偕來之規未知始於
何時此事近於強迫而在下者無以自伸其進退
之義此實可悶義若可進則豈必拘迫而後進哉

義不可進則相持之際 上下俱未安誰能以此
入告而輟此規耶可悶

和台去國未知果因何事耶固知其不能久坐而亦
不料其遽乃爾世道將何所底止只切仰屋而已所
諭云云者吾輩平日嫌煩懼鬧不能講質歸一以至
於此歎如之何第俟其靜閒終欲更布所懷耳比來
目昏愈甚虛眩又劇精神多忽忽似亦近死之兆也
向來所縻幸蒙 恩遞方幸粗安於賤分而兒子倖
科又與世路相連不比獨自屏螫之時其為憂懼誠
不可量奈何汝中初期已過每思之愴然昨見其孤

書能復修白嶽舊基是則可慰也

臘月十七日

玄台之計忽至於千萬夢外其為慘驚何可勝言心神如失累日靡定手札連至辭意諄諄似是大期已迫兆之先見者也後死之痛不能已已想兄平生情義此懷一般也時運所關奈何自哭種百虛眩頓甚眼暗耳聾精神茫昧今聞玄台之逝生意索然自今惟俟死期而已

乙亥二月十六日

朴哀祖能之喪驚慘悼惜之懷至今未已豈料其家禍之至此耶玄石平生志事祖能亾矣誰能述之其門人誰為能任之者末季事凡百早晚擬從祖能聞

知矣今焉已矣尤可悲也所後子承重之服何以定行耶備要載通典而問解以只伸心喪之說為未當故近來行禮者皆接其餘服矣頃見閔彥暉溪主不忍變在之義以為父既服喪而亾孫不可復服云云未知果如何也第其家必已定行且必有玄石平日定論幸於復中更詳示之如何

丙子七月十日

殘喘不死復見丁丑歲月自痛人生之至頑而已南溪再期忽忽又回後死之懷久而愈苦奈何院享有何汲汲而紛然於三季之內誠可歎也海西於平日最所遊好之地而醜詆之說出於其間尤可怪也世

道人心日以益甚實不知稅駕之所仰屋而已明村
轉入險途去就語默之節未知將如何也兒子榮名
在渠為匪分在我為添憂憂不可說

丁丑元月
十七日

旱災不比尋常公私憂慮無涯於邸報中伏見備忘
警動修省之旨溢於十行至其末段勅厲臣僚之偏
黨者尤為痛切當此之際所謂辨章之議其為鬧撓
病國之罪如何士林中亦豈無深識遠計者想必已
停罷矣然一場紛紜亦或惹起事端無任耿耿

端陽
後日

彼輩之妄詆聖學輯要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彼輩之
肆然無忌至此者亦無非世道乖離無復士論之致

也咄咄

戊寅二
月晦日

子敬從弟暮境相依奄見先逝摧痛孤苦殆不可堪
已於今初一入地悲懷忽忽尚不能自定先逝者不
須悲而後死者為苦耳奈何羅仲輔之奄忽亦極痛
惜顯道孤子之情不可忍想所諭吾黨運氣之所關
者誠然矣鄭士詹之不淑士仰之情同於顯道然士
仰兄弟則多子不似顯道孤子之甚矣

戊寅五月
十六日

鄭濬權尚游諸疏自是傳來說話無足復怪而每以
微分貽鬧於朝廷以為世道之病此為惶恐耳所惠
乾雉清蜜分領情貺第此亦費力不如空簡之為無

明齋遺稿卷十三
弊也舍弟每言欲為私人事則害必及民以此一切不能為云未知如何

己卯元月十一日

熟食節日蒙兄特惠墓祭之需不勝摧感前季四月寶蒙委伴今又畱念至此厚意盛義至於此勤區區銘篆不知所以仰報也且峽邑甚薄雖誠之至物必不逮而如是腆備感拜之餘又切悚仄四月則幸勿復如何遠路勞人公私可懼敢以誠告垂諒幸甚玄石子孫遽陷於如彼之境慘咄何可言想兄同此懷

也

庚辰三月六日

紙面先生二字少輩見稱猶以為惡况於朋友間耶

每承增慙幸刪之如何簡未必具姓名此亦非所施於朋友者也吾輩自少從游髮已種種矣淡所未安

幸改之如何

六月五日

書冊工夫亦當取節約晚暮精力不可閒漫須於近思及四書中加意以為晚節之業如何雖掩卷輒忘而開卷時多則自能接續光明矣

壬午二月二十四日

西溪事出於意外亦關時運且其自家危會豈他人之所能為也金昌翁之書亦是意外然皆襲懷川舊套未知此禍之流何時而已也咄咄奈何西溪請罪之論出於玄石門下亦一異也玄石夫人誰為侍奉

耶聞其廣灘舊居書籍大半見失云想來愴然其文集今在誰手耶無由一得見深可歎也其門下無相與通信息者何故乃至於此不能無慨也癸未六月一日玄石家事每思之愴傷所謂師生說曾於戊辰春往士元坡衙時得一見之矣別無他語只是師服一款與先賢所論不同一例為三年無復差等故與之論辨未合而罷矣此則非必為鄙事而發自家亦以外人之過疑為之說破矣恐兄之誤知故略布之至於末年則為彼此保合之計而不成未久觀化而其後人輩遂不能自返前日兄意以為玄石若稍在世則

必不遠而復矣鄙見亦然今誰知之良可慨也

甲申五月

十五

明村之喪出於千萬夢外痛哭痛哭更何言喻老而愈健完養有道廿九日手書纔得見矣孰謂六七日之間乃爾至此心神隕喪不能自定舍弟之逝僅過三年此亦何異同氣之憾想老兄同此懷也顧此殘喘垂死末由赴哭撫柩一慟且與老兄握慰悲抱填臆殆不可堪然此亦何能久於世也無論死後之有知無知幾何而不同歸於冥漠也逝者已隔幽明生者亦無會面之路彼此後死心事各自黯愴

庚寅二月十二

去月惠札慰豁難量仍審來哭明村可想筋力猶健此則文玉適會只於明村入地之日同與遙望一慟而已文玉能跨馬來訪留十日而歸相與語及老兄悵恨而已逝者已作千古存者無幾而落落如此視聽幾於隔塞精神亦日以昏昧有同土木偶人如此而久生有何意味耶無由一握以叙此情奈何

五月十三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三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書

答羅顯道

陸續搬運甚非私義所安雖感厚眷實多慙色且此鞍具尤不敢安謹此還呈非以不恭也幸諒此心而

休咎如何

己亥元月十八日

相望悠悠祇勞夢想春事向闌遠惟侍下學履對時和至石潭奇絕吾東之武夷也時能往遊而興起否恨無由縮地相從以共吟風弄月之趣也惟冀益博詩禮之業無媿絃誦之地千里之望也

三月十九日

兄之誤託華賤初欲寫出古人箴銘之語以寓盤盂
几杖之戒而胡書失倫字又荒蕪決不堪仰奉清玩
故已棄裂之以仲父所寫武夷九曲者代呈此詩亦
大費用意淡處詠歎淫泆自可見得溫柔敦厚之教
矣未知兄意以為如何八月十一日
此間侍親粗遣而病冗依舊無所長進媿向朋友道
也未知左右近用何工夫比來益覺日月之可惜老
去之後雖欲再壯其可得乎晚悔者尤當十倍其力
望兄勤自鞭辟早有以自立勿為悠悠二字枉了一
生也丙午臘月五日

承讀書有程近思應有所得朋友間好音無踰於此
為之喜幸益加勉毋以易失之光陰為因循所誤
也拯親傍粗免而賤疾漸瘳崇在心目看閱玩索俱
所不能索居孤陋日覺昏昏媿無足道者歲除又迫
明季便向五十矣荏苒如此將何所成只自悶懼而
已紙末示事事已不諧矣且此等事天理人欲異情
而同行不可不警也近聞左右琴瑟不調頗與前聞
不同若然則為朋友者當有揀正之責何可更為憐
與而成之耶望淡自克治如何戊申臘月二十三日
无妄之危謫及先丈令人駭愕不能自己所教善後

之圖甚荷不鄙謀及於遠者也兄之己遭之詬今不可奈彼何若此又肆忿角詈則與彼同歸而又彼之所執則先山也兄之所據則家墓也傍觀者反置輕重於其間矣爲今之計莫若使明言善議者居間以先世借地之恩中間分界之義反復申諭使彼悔改捐忿悃之新爭而合累代之世好上也不能則撤家移奴一切斷置自立於義勝之地直不疑之事雖非中正之道抑亦可以爲次也最下則如上所陳一往一反受辱彌甚將無以暴雪先丈之枉誣而已陷吾身於窒惕之境矣兄欲以口舌辨冤而弟欲以理義

定心恐其不能合於吾兄慙然之懷也然既蒙辱詢不敢不盡愚願兄財擇如何

己酉四月十三日

書中所謂指目譏誚有何事端耶大抵吾人既有志于學必須專心用力早夜擴充以期成就不當因循費日虛負一生外至毀譽初無足道於己有何加損耶兄既晚學於博文之功不可追補唯當加意於約禮工夫日用事事必求規矩而循蹈之所讀之冊則隨所讀一一研究從頭至尾一字不放過使之寸亦吾寸尺亦吾尺然後知日益進行日益固表裏交濟而庶無晚悟難成之歎矣千萬努力以紹家聲幸甚

愛慕之淡不敢自外僭易及此悚恐無已

庚戌十月十五日

親事涓吉曲副我願感幸之私尤難容諭示教節目此有芻記一通謹以呈上此則寒門所受用者牢牀諸具本是婿家之事而遠地輸將實難恐不得不煩於兄如攝盛章服鄉曲所難得並蒙為之周旋以惠之則何幸如之吾儕行事凡百隨分况此板板之日豈君子盈禮之時耶兄教每以窘約為辭殊非所望也虛送日月之歎在我有甚焉正當交相警策以勉優游不可徒費憂歎而已家姪之事只其職耳其他初不自計何足云云唯是聖人之辭太迫切何以示

後世此為不無慨然耳

壬子正月二十二日

下示院事次第隆重私心怵惕不能為喻至於外方求請是斯文之一弊故世之詬病書院其端實在於此平日親意甚厭之想兄或知之今雖不容不求請必須精擇守宰中情親義厚樂聞而無後言者然後方可彼有誠心之助而此無苟且之受矣若依例廣求而使諸有司聯名則必有難處之事望兄諒此至懇如何諸儒有事於院長應必先詣左右故欲兄之加意於此必淡思而遠慮也凡事約則鮮失不可涉於誇大幸望常持此戒如何

十二月二十日

許魯齋曰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少
忽妄意則靜時敬只令此心常惺惺嚴威儼恪
內外和畏有若思慮者然故禮曰儼若思朱子
曰加一畏字加畏之意只是此心不使昏惰常
自齋肅矣既曰念則已發似不可謂靜矣念字
改之以若字似穩未知如何身心經第三篇牛
山章十一板小註
來教念則已動不可謂靜其於未發已發之界至可
謂察之精矣然念字作思念之念則固是已發若作
存念之念則其言於未發恐或無妨來教改作若字
固好而却似泛然不如本文之警切如何如何

呂氏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
莫如慾呂氏此言誠是知心之言然愚謂若敬
以直內至於心不外馳而常存慾無由自染非
是兩段工夫未知如何

來教敬以直內心不外馳則慾無由自染此固然矣
然持心屬存養室慾屬省察古人之言皆作兩項工
夫使之交致其功幸更加體驗如何

小學題辭萬善足焉以上尊德性事安此纍棄
以上不能尊德性之弊今豈有餘以上道問學
之事喧逐以上不能道問學之弊幸茲秉彝以

下總結救其不能尊德性道問學之訓辭也其中分而言之則小學之教入孝出恭尊德性事誦詩讀書道問學事大學之教窮理業廣道問學事修身德崇尊德性事以此分看如何

學知與行兩塗而已小學中也有知行大學中也有知行但有大小之殊耳來教節節分看恐好

立教列女傳割不正不食註割切肉也云云來教凡食所割不正則皆不可食豈特切肉不正獨不食乎此亦然矣然割字實主割肉而言其餘如斷蔥之類可以此推耳論語鄉黨註亦然檢看如何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大槩其意禮樂則躬自講習周旋舞蹈進退揖讓恐傷於隆冬盛夏故冬夏坐讀詩書而春秋不寒不熱之時躬習禮樂耶

來教禮樂躬自講習周旋舞蹈進退揖讓恐傷於隆冬盛暑者固是體驗之言然未敢謂必然又春夏陽也樂詩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此則古註也見於儀禮經傳通解學制篇檢看如何

四勿箴朱子曰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這是生死

路頭此言誠好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閑邪存誠非禮勿聽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造次克念戰兢自持每箴中此兩句乃學者下手工夫

來教四句乃四箴中學者用功之處恐然

葬日定於二月十七日將以此月內發軔于山下以此歲翻後則以事役遲忙度日非如歲前之雖以憂合猶能靜坐也憂患如許身心俱瘁血氣耳目日覺耗憤舊學漸昏新功無得撫念光陰只可悲歎吾兄猶能少我十季深願隨處加工隨事體察勿令進學之功少有退弛有以得於己而又能及於人則豈非

損者之至幸也然十年真如一瞥回顧點檢一無可言者無他因循放過之致也自訟無及敢以奉效幸加警省如何院事求請之簡聞及於武閫此實近來儒宮之大弊而先意之所深厭亦嘗筆之於書者也今反不免於此令人怵惕不知所措如此之事寧事之不成不可濫觴恨兄之不能止之也內省私分外懼人言近來寢食不安常懷蹶踏始知牛溪所戒不可汲汲之語爲真至之言也

癸丑正月十九日

向來早慘不勝言昨快雨雖晚猶幸而又慮其將過多而成災則峽田亦難望矣但此則關係運氣知復

奈何竊聞國家遷陵之舉又已定云臣民憂慮如何盡喻拯苟遣如昨無足道者昆弟朋友非無講習之益而本原主一之功未有得力者終覺湊泊不得未免為輓度光陰之歸耳未知近日用功在何書而亦能免此患否

六月八日

別紙所詢淡荷開發之惠也三款皆無不可蓋玄宮出壩之後則事與初喪無間而既有學生以上哭送都門之禮則今亦依此行之於路左豈謂無所據也在鄉者聚行於闕牌自是常例也而主倅不在則退老書中有上寺之語又有倅朱子在家望闕謝恩之

例就於書堂行之之語依此行之亦恐無妨然先人嘗言一鄉人士當齊會行禮則雖主倅不在不得開闕牌而會行於公館亦或無妨云未知果如何屏蟄蹤迹不克自盡於人事末由奔及於都門哭送之後只當隨眾行於公館矣今承路傍之教益增怵惕也

八月二十九日

拯隆寒行役積傷在中一朝病發幾不免鬼事不自慎疾雖悔曷追逢暑益困劣偷苟度日無足言者每念初心不可謂無志者而因循之頃衰病倏至從今恐無復進步之望矣索居離羣時獨悼歎未知吾兄

能有日新之功否幸勿懈弛以失光陰時惠警策以幸孤陋也季氏亦宜屈首遜志用力於博約之實地以培根本不然則所以發之於外者如無源之水朝滿而夕除一時氣節有不足恃也僭易及此如何甲寅

六月二十一日

昨偶攬鏡霜雪盈頭衰病忽至無可為者近思之讀能有新得耶吾輩精力已非少壯當約而不可博專用力於此書實要道也相望落落無由資我麗澤之益終日索居殊無意味悵慨奈何乙卯五月二十日外言之至資我警省莫非拯之幸也昨報汝中亦以

為欲愛我者切勿出一句分踈語終始守無辨二字

可也兄可俯諒否今日此等往來說話不可使聞於

他人也方恨無由淡蟄耳九月十日

還治舊莊歸重新寓泝流憧憧想心力俱勞佔畢工

夫亦當不專為兄淡慮唯願凡百慎密以防疾恙加

察於內外賓主之辨勿為所勝即隨時隨處無非進

學之地矣拯衰頹困暑每自不快撫玩光陰時獨慨

然士威適至畱一日而歸安得與兄盍簪一場鼎敘

抒此堙鬱也丙辰六月十三日

縷縷之教有以仰見進學日新之意欽服之餘警惕

實淡先博後約固是相傳旨訣而中季以後從事節約之書寶坡山遺訓也高明其亦有感於此耶拯亦空空蔑蔑舊茫新昧慄然不知所濟安有所得可以及人士友之辱過者每執名而責實令人媿屈若無所容今願與兄交相鞭策就所謂節約之書用兄所引二夫子之法以為究竟之地第恐病與冗汨志隨氣頹又未免悠泛送日則所謂約者轉入於陋而意思益以孤單耳此亦不可不屢省也
丁巳二月二日
新婦初見姑雖以彼有故不得行幣而至於四拜之禮則恐難廢蓋一拜則初見太簡矣昨者忘未消詳

故略及之商量如何

看書工夫昨率意仰報來諭鄭重為之媿仄近來益覺成誦之功最為有益蓋泛然讀過未見其效成誦在心則無事提起玩索有味兄若讀近思則須加意於此如何名齋之義謹悉從當奉效一言第菖蒲安否於自己身心終不著實當時夫子之舉似者特一閒酬酢耳恐不如更擇一言之切於吾身者以寓觀省之為好也未知高意如何先碣昨始改來而只因和叔所籤略改數字而已顛俟經季竟無收殺今不欲為更瀆之計未知和叔之意如何耳又有一書略

報此意幸早晚傳致如何

二月二十二日

不能專人傳訃付書於子貞矣想昨今間始聞之矣想兄悲慟亦何異乃父耶念之嚶塞合愛溫惠之容非薄命之人而乃至於此他日兄將何以忍見耶見其號擗不可忍聞吾輩有何積殃使無辜橫罹痛酷之極若不可堪奈何兄弟兩家唯此子最可恃家傳文獻之業將盡屬之此子而一朝隕失門戶亾矣心緒忽忽殆若喪性何由一握訴此苦懷長山書得於阻音之中極慰極慰似有往復者而心神悲撓姑未果焉當俟後便耳自遭此喪萬事灰心如此等論議

誰復與語心者吾輩老益衰雖使遲死將如瞽之無相矣以此自悼不暇悼渠矣

十一月九日

仲輔書所謂時無好象家無好事身無好氣悲憾係心萬事棄置云云者無非寫出目前心事者為之三復然無可如何者只當付之於數而所以致吾知勉吾行患難憂戚無非進學之地盍相與勉之哉拯知其如此而衰疾又從而侵尋近校源流癸甲二冊以為淨寫之計而不過一二張眼昏不能辨字未嘗不掩卷而歎以此益悼天奪亾姪之速無以共吾此事也奈何

戊午四月二十三日

衷紙所教敢不服膺第或有所聞而發則願詳示之
俾之知戒如何吾儕今日無他事只合各做切己工
夫益勉其所不至至於路徑之是非言之得失尤
當盡情講磨成就一箇是處不可相與悠悠放過使
末梢無所依靠所望於吾兄者誠非他比幸加淡諒
頻賜規警以慰離索之懷如何庚申三月八日
國家逆獄之變中外震驚而 聖衷動悟舊人悉復
豈無天也殷憂多難抑亦安危之機部屋之下亦復
無念不生也紙末所示兄非知我本分者耶何復云

云四月二十八日

示諭和叔云云自是經歷之言恐不可以為泛說也
所諭諸義亦豈不知而言之耶蓋我國自是我國而
臣服於彼者特力不足耳 君臣上下未嘗不以胡
虜視之則不可謂大義之全昧也此所以有祿仕之
說也一出謝 恩謂足以塞分義之責則有未敢信
者一謝何可以出論之也唯供職而後方可謂之出
也未知如何和叔則欲將何以自處耶且久未見書
未知有何工夫耶臘月七日
見書知不拜命漆雕未信之意固意如此然因不仕
一節節次推排末梢至於過情過分而進退維谷此

拙者之所折肱而方此蹶蹶者也願高明以此知懼
益勉實地工夫使之知行並進卓然樹立異日有以
不媿於名下則吾黨與有光矣辛酉七月六日

先妣旌閭之恩得蒙於意外感泣罔極第以私分
言之受恩踰涯未有報答之路而今此所蒙又若
由人事而致者顯親之幸雖切而越分之惕又深兢
隕之懷累日靡定也林書曲折既承示意又得和叔
書加詳焉只可咄咄指目一加誰能免者如拯者身
在艱危之中已無可言而士林之不靖愈甚前頭必
無好出場無論彼此恐至塗地而後已奈何來教所

謂只得任之而已者先獲我心矣敢不服膺八月六日

示諭多少謹悉一肅未可以謂出所教亦然以古義
言之祿仕猶不可謂出况一肅耶玄石所謂與拜旨
一般者又說破今義而可以粗安於常分唯在財擇
而行之耳第今日吾黨之士無論大小鮮有完璧者
蓋以本源不充而世緣太重故也此則所當共加警
惕益勉其所以副其名者不可只以外面操捨為慄
而已玄石之勸人循分儘是苦心所得也九月四日

示諭行止之義深媿俯詢之勤然此事常以文定之
論為知言故前此雖不敢自外略有說及而亦不能

明齋遺稿 卷十四
盡意矣蓋仕者所以爲人學成於已然後可以行之
此則學者見成規模也今日則又有一重義理而其
必學成而可行則與右無異其下則祿仕一途耳學
者立心當以第一義爲主如此則漆雕未信之語當
爲吾黨之指南矣如兄與汝中或不免爲奉檄之屈
或不能自遂故前者或疑其出耳若爾則不須前却
隨處隨事盡吾職分明道作官一向長進蓋無非學
也一陞一降皆是自外至者干我何事我則行吾之
義而已若以外至者未免一毫陪奉於他則學力之
未至也可以自驗也唯此兩端自人言之唯止於此

擇而行之則在乎吾心耳兄意以爲如何第念世道
日下私意彌漫人人所營營者只是名利變觸之事
而已不知冥冥之機伏於何處以愚觀之覆轍不遠
矣士惟儉德避亂之時恐非揚眉吐氣之日也龜浦
遂初似是眞箇平安境界前日意兄之出者恐爲妄
料也幸熟量而處之如何

別紙所示安敢僭論尤翁之疏悉陳意見固無不可
龜山則實本於晦翁之論所恨者當初同春之疏館
學之疏已發於十年之前而都無一言到今已蒙
允停當之後始出頭畔使士論狼狽而盛禮顛倒也

勉齋沙溪之論亦然此只言舉措間耳其當祀與否則非末學所敢與議也至於許魯齋則當時先人之以爲可憂者非他也只以大義先虛聲而後實功爲不可云耳釐正之舉誠難取捨異同之論勢固有之然此則公是公非亦何害焉而士元之疏適多事端未知出場竟如何也

辱詢進退之計淡荷見念區區私義只有兩端屏螿自矢於沒齒虛名難當於實用曾已畢籲於君父矣到今恩命頻仍至於陞擢自非潔身亂倫之徒誠無終始偃然之理此和叔之所以以己之去就亦

勉於我者也然竊念一番呈身未足以報恩而徒得一番恩數實恐益踰賤分而末稍益難自處故不得不自畫以虞人死不敢往之義不能效和叔之爲之兆之義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即今所望唯在朝廷矜諒而放許之耳

壬戌十月二十七日

昨抵懷衙小紙纔承拜矣極感指教之勤但今番舍弟妄發一事外此中別無所爲而和叔之見責至此誠不知所以也所謂閑書信則固未嘗廢也只是情義之不如前日耳此則和叔之所已知也何故到今而見怪耶標榜一生終無泯然無迹之理此亦莫非

數也奈何所教勉勵之至意敢不銘之心曲耶唯是
本來庸陋短於識見而虛名過實以至於此理應自
速顛沛以貽人笑只自悶然而已深望朋友之勤相
警策有失則責之有過則督之有所不逮則提撕之
俾不至於大狼狽之地千萬之願也

癸亥正月

昨見政目知有新除方以去就為念矣遠承詢及極
知臨事不苟之意然此鄙陋不閱我躬何能為人謀
也前日似已略陳鄙見蓋欲兄自量始終而定之耳
第和叔所謂每以避嫌安坐為主至於大段狼狽為
今日必至之理云者真是經歷真實語拯亦馴至此

境情勢維谷罔知措躬之所以此前見稍變欲兄之
姑從和叔之說庶合於量分處義之道也蓋今雖以
辭小受大為嫌而日後外至之加由此而尤大焉則
其為可嫌有甚於今日因仍輾轉則拯輩之今日所
遭是也豈不可戒耶且與拯屏伏之私義亦或不無
少異一肅 恩命以伸分義有何乍出乍入之慮也
一肅之不可以出論則聽松之已行者可徵矣和叔
於拯亦以聽松之義相勉而果以時義之不同為疑
不敢遽變所守今此云云似有為己為人之不同而
兄則無拯私義之一款故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近

以和叔之言甚切而所遭之境益艱此身亦恐不能
自主故於兄亦未免遷就如此唯在裁度從容不底
如拯之良限熏心之域也拯呻吟添齒百感縈懷又
蒙 別諭欲疏則煩瀆欲狀則草率方此憂灼大抵
身伏草莽名係朝籍 召旨絡繹無有了期自度才
分則終無應 命之路故不得不以溝壑爲究竟之
地日夜惶悶奈何唯是螻蟻區區愛 君憂時之誠
無處可效中夜思之撫躬自悼而已舍弟已決賦歸
之計欲以農前歸田耳一出而取此無限唇舌莫非
數也兄之爲之移換之計者亦甚未安凡遇不佞處

則己之而已何可別有希覬耶如此則無義無命矣
千萬何由盍簪寫此多少耶

意外蒙此近侍傳諭 聖旨猝遇異數戰掉罔措從
前不得應 命只有二端一則私義難泯一則實無
所蘊進則無益於國家故退寧自守其賤分耳雖與
諸人同辭 徵命而疏章之間實情各異唯望朝廷
矜憐而放許之矣今乃愈往愈加情勢窮極而守株
之見不能自轉終必陷於大戾而後已奈何奈何和
叔已入城否昨於禮官之來有書勉以己道信乎知
己之難得也或進或退或出或處士各有志何必同

栗谷疏中亦有不可致者則許之之語而古昔待士之道誠無如今日之一例強迫者諺曰縛者解之誠不能無望於首揆台座也吾兄亦或爲之公誦之耶和叔之出未知終能有所展布以卒副我 聖上求賢之至意耶其書中有大義之語然戊申封事所謂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者真可三復而太息也奈何奈何二月

今日又蒙史官來傳 聖諭提起私情諄諄如家人語不勝感泣仍見堂姪承旨書因領台所達而有此云乃與前書所望者相反可勝悶塞第領台所達有

允翁和叔之語故 聖諭亦然矣夫允翁所處固非拯之可擬而和叔之必據朝廷曲副而後出鄙意則亦必不然矣蓋告身之不書偽號卽 仁 孝兩朝之曲副於清陰允翁者而今日吾輩之得以不書於疏章皆此義也然則 聖朝之維持大義非適今日也今日吾輩出處只合自量其才分之可爲與否耳豈必待得此等事以爲依據耶今拯則自量才分之不能有爲耳非有他意也自知其不能有爲而隨衆旅進畢竟不能做事而又復旅退則有何義理和叔以我之欲爲一節見非非之者固是也士固以聖賢

為學初安有自期以一節之理但立志雖期於聖賢而自處則當量吾分力而行之用之則行唯孔顏能之今日士當學聖賢不當為一節而僂以聖賢地位自處則何如也古所謂代大匠斲又所謂未步而學走者非是之謂耶和叔則有其具故言之易而行之無難拯則自知不逮故為此自畫如此而朝廷恩禮加之又加何以堪之耶史官相守此間窮迫何可盡訴賤疾亦復沉淹雖欲登途亦姑末由矣二月十五日兄書非不好矣而未知兄有可言之分耶不量淺淡語默之節而強有論說非自重之道也止之為善矣

且兄之有此欲言之意思似涉外馳而又有自大之嫌自大與自重不同自重者守己而不妄徇人之謂也自大者自主張而近於虛驕之謂也吾儕例多為名所動皆實功不至故也幸加省察而推類焉和令設施何可遽責於旬月之間耶然如所示及薦科事似頗齟齬信乎做時說時之不同也未知誰與議事耶聞朋黨之議與尤翁不合云信否果爾則敗證在此似不遠矣打愚本來如此何可到今而怪之然和叔之見亦駸駸如此是可歎也聞和叔以政廳文書書年號之故一不參政云未知信否如此則何不辭

官而不居耶居其官則此等事何能盡避耶設使能避此何異掩耳偷鈴耶似將終歸於名目上事業而已非真做事氣像也和令前則以傳聞未審故姑未相叩幸若從容則為及此意如何或以此紙相示亦無妨矣天下事為則為不為則不為安有如此遮面而可以做事耶昨以先人之告允翁者告之而未見答想亦不契也如此而強相攙掇乃以愚所謂名實之辨者為不可事孰有大於名實者而可以不辨耶可慨大抵今番允翁之不憚屈己與和叔合者蓋欲收拾末梢之計也為允翁計則得矣而和之銳意同

事若久則終必有悔吝矣奈何所示宋子華之言可發一笑允翁之見外非適今日也昔年栗谷碑文之改撰也愚則終不得預聞蓋已久矣然愚之行止何係於允翁耶與權生言者略有苗脉而漸翻可怪然皆任之而已

二月二十五日

和令分義之責令人悶然昨又寄一書來誘責深切恨平日不能極意血戰俾知此心而臨事矛盾以致其疑也和既如此領台又無相救之意則終必陷於罪戾而後已一詣都下陳情退歸之計當初果不無商量而反覆思之只以一番人事仰答 隆命其於

分義反有所不敢毋寧固守虞人死不敢往之義猶
爲有據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矣未知義理果如何也
城外陳情只令蹤跡煩露而未蒙矜許則恩數必復
重疊不亦尤可惶恐耶終是溝壑爲賤臣究竟之地
耳唯以世祿之臣受 恩不貲而無有報效之路此
爲臣子之大罪至恨耳亦復奈何舍弟僅遣而飢民
日增濟活無策方不知所爲云昨來見其瘦削愈甚
可想其苦勞也所示治聲可笑然斗大小邑何足道
乎吾人事業其可止此而朋友乃動色相賀耶又可

呵也

三月二十五日

恩命不收出場無期不得以前進待罪之意爲近
待復 命之地蓋偕來近規實近於束縛馳驟之道
爲士者無以自盡其義有不暇言而 聖朝招士之
禮恐不當如是迫切良可慨然晦前欲強疾而動開
三四間當到兄所呈疏待罪承 批之後又呈疏而
還歸則似費二三日子兄家恐或不便近處或有山
房之可畱處否幸乞畱意焉蓋今此一動非爲承
召也只以在家待罪爲不敢故也一以曩此區區不
安之微忱一以冀朝廷之悉此本心而放棄之不復
有此怵迫之境庶乎有一番出場也如何千萬都俟

明齋遺稿 卷十四
面罄

四月三日

歸頓斃棲憊病呻吟之中回想數日之會有多少說不盡者為增悵黯區區妄動自分得罪於名教而和令之又以陳白於榻前者何耶不勝驚恐當時調息更來之語則句引近侍將或偕還於家則為萬分惶蹙故不得已失對之辭耳何至必為約劑然耶第極

惶悶

五月二十二日

和叔出去後未知何以為計云耶彙征未久各尋初服朝著紛然交象不佳咄歎奈何 聖上至誠圖治宵旰殷憂而世道橫潰一至於此未知誰當執其咎

耶咄咄舍弟胃痛復發幾死僅甦蓋病根深痼而近扭於小愈不能調養之致也方欲棄歸尤翁適返而有似違避當不免一場情外唇舌可悶

六月二十八日

近來爭端只是廟議異同及光南一事耳在朝諸公主光南於中而尤翁大論執廟議於外雖事起於朴士安禍中於吳趙韓三人而實則和叔皆當之尤翁之歸由於和叔而和叔之退由於尤翁則此豈但為一時之是非哉且士安之疏雖不無不服尤翁譏議朝廷之意而實則人所難言者也且其所引諸葛亮之言只是惜大老之不能如諸葛之公平正大耳安

敢欲以誤禮執權有加罪尤翁之意哉今以誤禮執
權解釋士安言外之旨極其深切而從而罪士安何
以服人之心耶况未上達之疏告訐而罪之尤為不
美因以株連並斥士類導君上以塞言路輕視三
司其為危亾之徵莫此為甚尤翁今番之事將無以
自解於後世至於一部麟經之說則是因朴益茂所
謂尊周室尊君父之義而為言者也此一段所爭
亦非細事若終不能以此蔽罪和叔則發之者將不
免借執聖經以快己私之議矣實不料尤翁之輾轉
做錯以至於此也事至於此而無力可救只自咄咄

而已奈何和叔後疏何以為說耶可苑高明之意欲
咎和叔而不知咎在尤翁故略及之以備格致之一
義未知以為如何

七月二十日

玉候違豫人神震驚天地默佑指日快復一國臣民
咸如更生萬歲之慶與天無疆頃以憂遑不敢偃息
私室且為承聞日下消息出伏利仁路傍來价適過
未及修謝迨以為歎小紙所示不可謂全無苗脉而
謂之今番事則誤也似是昔日云云者與今番事打
合而傳訛以出也此等事已付之悠悠者久矣何足
復驚唯是和叔以量能度分與屏螫本意為二事者

則似猶未悉我心事唯其有屏螫本情故自量不能
有為則寧欲不失本心而已若無屏螫一事則從他
隨分供仕有何難乎前後顛章自謂說盡此衷而親
友間尚未見悉則何望 九重之下燭耶可歎衰病
日覺不振兄弟相守唯事呻吟區區學力亦無進益
之望自訟奈何

慈聖昇遐出於千萬意外驚隕何以勝喻 上候平
復未久而宅憂臣民憂厲尤為罔涯昨過成服於邑
底歸樓墳菴頓伏呻吟臘月雷電又何異耶邇來命
人身不貼席也向來利仁誠無動味但前進亦無可

據之地未知果何如也今番人皆謂當奔赴而溝壑
賤螫不敢踰分且以先正已行者言之退溪之於

文定喪牛溪之於 仁順 仁聖喪皆無入赴之事

又遡而上之則朱子不赴高宗之喪在外之臣其義
恐只如此也以此守株如前耳 臘月十六日

上候幸允從權之請臣民之幸也第闕中已失 聖
慈之調護畎畝螻蟻之憂不勝其中夜耿耿也 大
行遺教慈儉之德使人感泣都監諸公若能體此德
意則遺惠之及民與國者又何可量耶示諭進退之
義淡荷畱念第鄙人分外班聯雖至於此而實則依

舊溝壑賤螻耳進既不能入城則近畿亦無可據之
義姑未知如何而可也和叔則固意其成服於闕下
也聞尤翁聞報即行云何日入城耶又與相會否耶
不合則間愈大無益則害有甚憂之奈何巢許之擬
其於屏伏私分尤覺不倫只堪悚慄然因此而得免
於近來指目則亦豈非私幸耶臘月廿八日
因山時郊外之行初不敢固必而和叔引通典淡言
其不可放過以此欲依先人所行之事行之而賤疾
方如此亦或不可必也近城若或有 恩命如前季
則無端進身以致紛紜似甚惶恐以此亦方三思未

決矣騷屑雖息世道人心一至於此國家之憂如何

勝說只令人憂歎而已甲子三月三日

兩相榻前說話不勝惶恐大臣之顧念國體輕重取
捨之間安得不云爾也在賤分得以解免虛名還吾
微分固所大幸雖因此得罪加而又加亦莫非從前
濫竊 恩數自作之孽耳何足恨亦何足怪唯是引
北地王諶之說先人前後章疏及書札間所不言累
日思之終未記得不肖昏昧如此只自痛恨未知以
為引喻於何事而以為未妥者在於何義耶楊山近
况如何其疏太露辭意固已憂慮今聞替我受誦不

輕恐又有如北人疏者孽自己作空污他人古人所
責我之謂矣咄咄奈何○北地王謹事以不肖之罪
而誣及父母其爲冤痛何以盡訴見國材書言人或
以爲此則不可不辨大不然虛實是非自有公議一
時分踈何益於事只當固守初見靜以俟之而已然
允翁前則不可不辨白蓋前日則以他人之言傳說
而已今則已發於公案故也未知高明之見以爲如
何

壽辰志喜之作諷詠百回仰賀喜懼湛樂志物備養
如我孤露餘生不覺感歎流涕續和之教安敢辭拙
早慘前所罕有雨來雖晚稍有生意幸良 聖主側
身憂民之誠至於此勤而災荐亦至於此何也鄙屋
之下但切憂咄境外強弱誰能的知况晦翁所謂區
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云者每令
人三復而慨然也所教大全之讀如望洋非中季以
後精力之可及也鄙意則節要似勝於序記如序記
等酌海所選只可間間看閱俟節要之通熟以次及
之似可未知如何文理之益二書何殊拯心眼俱耗
思讀俱廢無可爲者左右雖少我十季亦向衰之時
也須約爲家計只以四書小學心近諸書爲循環用

功之節庶於晚景有所歸宿不宜泛濫費力末梢益
茫然也如何懷川往復別紙書上與文玉共覽後同
封於楊山書以送如何此後更無可望早晚躬謝之
計更無抗顏之路唯杜門閉口自靖而已終至於此
境界莫非拯見識昏昧之罪也尚何言哉七月二
廿七日
泮疏於先人事語頗斟酌恐比初尤無可辨之端况
左右不仕家居與在朝者義自不同如士威文玉皆
官微出位抗論皆恐非宜反復思之終不如守初不
動之為當也拯則已以杜門自靖待盡無言為計未
知於義理果何如也既往回思事事顛妄不待人言

而知之無得於學如此尚誰尤哉○左右所引趙重
峯事愚以為與今日不同者重峯所論則直以賢邪
進退為國家治亂興亾之判乃論當世之務非伸冤
辨誣之類也今日則只當辨先人江都等事而已一
家私事而已此所謂不同也左右所處不宜陳章云
者若左右有朝廷除召之命則當如尹和靖之以淵
源被誣為辭此則義之當為者也平日不仕之人雖
曰為師所陳辨者非大義所關而猝然詣闕陳章豈
其宜耶此所謂不當也今欲吾黨之慎重無己者非
但為私而已千萬心諒九月
聖旦

奉檄之行其於愛日之誠身可已也想惟潘輿上官歡侍萬社區區瞻幸不容言喻况復峽邑閒靜民俗淳厚可以不費心力尤可喜也求助之示淡荷不鄙然不中不遠唯在於誠心而已心誠於愛民則日用之間惠之及民者不貲矣舍弟及成汝中李君輔之得民之歡心無他焉民知其誠於愛己故也至於諭俗榜文則不宜輕舉古人之己事已取文具之譏粟翁之不欲徑行鄉約誠以事有本末不可失序也願兄公餘不弛黃卷工夫事事體驗不少放過則當仕學交優而體用相資矣此外又有不可不知者故友

俞胤甫之奉親赴縣也先人誦市翁邑小人大之戒以致丁寧之意茲以別紙寫呈亦望兄之體認而猛

省也

十月二十五日

先人贈胤甫詩一句曰邑小人大戒重爲吾君呈自註曰昔在錦峽時龍潭李使君子芳來問治縣之方先先生答謂聞君爲政有邑小人大之語云可戒也蓋芳之奉慈顏極歡養宜其備物治禮而至於居處之外華盤餽之末節未免有京洛豪舉之習故先生爲言之矣今送君行亦不得不以此誦之云云夫峽邑之物力貧儉故曰小京華之眼

目侈大故曰大以大責小邑必難堪聖人稱愛民而必以節用先之用不節則雖欲愛民而不可得矣舍弟之爲縣極其簡儉故能遂其愛民之心如兄則與舍弟不同而亦不可不隨處猛省也未知以爲如何重峯云云兄意亦是而此則唯重峯而後可能之有非人人之所能學也唯兄之一出無漸故人或疑之而鄙見則不以爲疑蓋近事初非可疑於祿仕而所重在於優養故也恐兄聞人言而不能無疑故略及之

云云之語既以杜門念咎待盡無言爲賤分不必每

每提起也唯當於不逮處勤相規警使之修省是所

望也

至月一日

賑政有何善策唯在盡心至於養士則如白鹿洞規可舉而行之此中院齋作爲一圖爲初學揭示名目者敢以一本奉似此雖出於鄙人皆先賢之教也可備教導之節目耳拯離索度年衰病日甚外間紛紜亦殊未已每自念學無所得孤負國恩而無故以一介賤螻擊動溢世唇舌以貽世道士林之累未嘗不凜然自痛奈何所遭新出罪目亦是自作然以語引先賢謂之妄僭則可也今以爲壓倒栗翁且謂有

他意於其間則可謂萋斐成錦而不近於情理矣亦復奈何仲輔長幅昨始得之見識果非他人所及不勝敬服但所教以今日處義之道者似欠於入細商量恨末由鼎坐講討也

乙丑元月八日

近日事亦由拯之妄發言語不謹慎文字不婉暢以致於此又誰怨尤至於沃人文字所不忍見而伏讀領台劄本特加痛辨不啻嚴正若因此而得不復肆則此爲萬幸復何望也唯是紛紜之端至於此極乃以屏蟄微物爲一大累於世道日夜惶恐以俟罪而已所諭去就之義鄙意則恐大過也與北人疏時何

異况書出之由云云與和叔之自訟失簡一般可發一笑既已筆之於書人自見之何干兄與和叔事願姑勿輕動俛焉盡心於民事于以少行學道愛人之心且遂優養之至情所以仰報君親者亦自不輕豈容易前却耶

三月一日

不料遠路又至專侔致祭需也感結之忱不能盡喻而悚懼之私亦不自己仍審清和侍歡萬社麥熟不遠賑政可訖村秀教養可使知方愛日之誠行道之志可謂並得之矣豈勝瞻慰去就之不可輕誠如玄石之言承已停賦歸之計尤以爲慰沃人之疏竟出

而添以排斥節義之罪此實我妄率不能謹慎之致
尤爲自取亦復奈何唯其疏未及見而其辭語之不
忍見甚於其通文文字云當初亦不料其至此之極
也今則無可如何不肖自痛之外一切任之而已翻
覆無真彼少輩何足責也所謂世道之大變人心之
不淑彼此互言之所謂紛紜起鬧亦互言之還可笑
也聞仲輔入覲云頃簾之樂可想第未知從事於何
書峽邑入夏當益以少事相與切磋琢磨以古人事
業仕者學者交有所益矣未知以爲如何相望之遠
無因盍簪以抒多少停雲之詩奚翅三復此後信息

當復間闊唯希向執對時加護

四月十六日

節要卷帙雖多入其中已久其能已致精熟否此則
舊讀已茫然或有思起時猶不知在某卷每索一語
輒繙動數卷况望深造實得而左右逢原耶自歎自
歎季來長抱離索之憂猶時與和叔往復振此孤陋
忽值此障礙彼此未免懲羹又無朋友可資警益唯
日荒頽而已何由得一握敘此多少耶悵然所示鄉
飲鄉射等儀苟能行此可謂百里太古矣武城絃歌
何必專美若其先後則飲先而射後矣其節目寫出
不易昨告士元使之草定以奉左右且以行於渠縣

明齋通和 卷十四
矣幸督之如何五禮儀亦有鄉飲養老等儀比古稍簡而教民之語則甚切矣此等事猶可以行吾學道報國之心不至全爲五斗米屈勉旃如何然無實心以爲主於中則徒歸於文具而已此不可不加之意也

也

六月二十六日

鄉飲儀搜得於舊篋中乃仲父在宜寧時欲行養老禮而其節目他無所考故取鄉飲禮爲此笏記者也以老者爲賓者以養老爲主故也今以呈上然儀禮鄉飲圖不可不參見見圖而後節目瞭然矣但欲行之今季則當去用樂一節矣第今旱勢如此此中自

六月墜後不雨若至今墜間則將甚於去年云公私憂慮不可勝言彼中則免此否若或不免則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哉區區病陋只得苟遣惱暑昏昏無所振發而秋節已警立矣光陰如水不可復回而一向衰頹無望進益反顧初心只自悼懼奈何

七月九日

水潦之中不料侔人之遠至擎奉手札如接清晤不勝披豁仍伏審侍奉萬祉壽席新詩詠歎盛事三復瞻賀無任遠誠且承學子蛾述教法有序雖覆一簣其進難量講習古禮初雖齟齬當不無興起之益士元之言未必然也內有專城之養外有及人之樂如

此而猶不捨賦歸之計者何耶拯病陋苟遣而衰甚
氣頹凡百不能自力舊學既荒新無所得幾何而不
至於全然鹵莽之域耶兄弟相對吟病憂饑之外無
有朋友講磨警策之益光陰如流恐遂無所進步而
死也趙光甫痛惜何可言又無嗣息積德之家理誠
難謀也紙束亦荷但紙好似南中者與伊川紙大不
同無乃費力耶鄙人嘗謂簡紙太好不宜蓋費力於
無益之地故也如何雨收後涼氣當頓生所希侍奉
外加護字履以副懸邇

八月既望

別紙所示權姑夫遺迹不勝三復愴感收拾於廢

棄之餘得不至泯滅篤舊與善風誼之厚亦可以
敦薄尤用欽歎第見屬記文非惟陋拙之每不敢
當也當此時節鄙人姓名豈可揭以示人恐未之
思也所記文字亦佳以此刻之似好如何

學子既讀四書則繼以詩書固功程之次序也既
有先賢指南依而著實行之當有效矣冠婚等儀
之習行儘好鄉飲酒儀亦當使之習其名目雖不
能識其義使人知有此等古禮亦一事也况五禮
儀所載教誡之言當有益於民俗須取見儀禮本
經及圖說以知古又考見五禮儀以知今斟酌煩

簡而行之似不至太難矣士元之言即魯兩生之意循本之論也而未必然矣使世人聞之傳笑以爲一段迂事亦何妨也唯吾人身上力行古道躬化風動此爲難耳此則在加之意而已千萬勉旃賦歸誠似太遽若見遞未易執我仇仇則更往何妨且得數季僻處養親讀書豈不勝於近城膠擾或招意外尤悔耶至於鄙書之出初非兄咎既轉入史局則政院之啓雖欠曲折未爲全罔何足爲之分踈以此責伯吉又似過矣况先人則非得罪於朝廷兄等之欲出位陳章終未知必當於理鄙見與初無變更

加商量如何拯眼益昏精神日短一任衰頹無望進步可媿可懼者在此而外至之患非所憂也所寄三先生遺書不勝奉玩此等表章實爲後學指南非小補也但八主出奴變觸成風世方以學爲諱其不視以爲芭籬邊物事者幾希矣還可慨然臘月六日別紙所示諸說謹悉懷川疏一款說或有傳說者而未知其虛實矣今知其曲折如許早晚當復出寧有他人終停得之理香洞記已兆之矣亦何怪焉所謂牛溪門人誣毀栗谷云者曾所未聞新語日出無所不有奈何疏辨之教鄙見終不然所辨者小而所害

者大前日答士威書意兄不見之耶祖能之言可笑且必欲及今一辨者何意也恐皆不免為私意所激也史局云云以晦翁所稱蘇子容為父辨謗請刪國史草頭木脚之語見大全第七十卷記廉溪傳及答李季章書納呈遺稿之意見節觀之則雖謂之直投史局而終以此獲大罪古人已有行之者私心無所媿矣何足為之分踈耶且鄙書雖不直投史局既已轉入於其處則雖欲分踈終不能成說不如任他之為愈也所引晦翁語非敢以自附也兄以為大事至有云云之意故敢及之切乞心察勿煩於話頭如何兒輩科事鄙

見以廢科為未安父雖得罪於時子何必廢科乎當初既以妄言貽累世道貽害國家至於此極又令子弟特然廢科以自標異於世不亦重罪戾耶曠月七日似聞已解縣符想依舊聞適矣但栗翁所謂優游中工夫事業不可不惜寸陰者未知如何而可愚謂吾兄亦已半百矣不可不節約若只取四書心近數帙朝夕潛玩週而復始以為暮境家計則下梢當有據依不至於茫然擔閣也如何拯目昏已不能看小註雖所熟之書注目稍久則目僂痛自此恐不能有為只得兀兀瞍坐而已丙寅元月十七日

明齋遺稿卷十四
所教挽語發於至情其在通家情義亦何敢辭第鄙人年來益欲以屏蟄爲分故京洛親舊間前後所屬不敢以一字應副此非敢有他只恐姓名之爲人指點增我罪戾而又以貽累也茲不欲破戒負恨何喻小紙所示謹悉致道固無足怪而所謂鄙人抵玄石書云云者則全無苗脉不知誰人如此打訛至於撰出語句以騰之也向來打愚書所謂執友云者謂得於士友之相傳終未知士友之爲誰而此亦無苗脉之訛言也此等訛言方又騰出云恐將不止於此只當任之而已奈何常自念溝壑微分誤得世名終無

涓埃之報效而畢竟爲世道之一大累以貽害於國家每思先人平日見憂之訓有時明發無寐也比來喪憾連仍日覺神氣之衰謝而一向離索無與警益昏憤懣頓不能收拾至於朋友間講論義理文字亦且拘畏次第廢絕何能有所開發進益以無負暮境光陰耶只自懷惕而已

五月廿六日

海山遊賞之計可想身事閒適無有惹絆令人歎羨第晦翁之登衡嶽爲訪南軒於長沙廬山則實闡白鹿之遺迹無非實事而猶有浪走太無端非耽眼界寬之句未知從者有同志可與爲伴者耶不然則一

月遠涉亦非小役幸惟商量他時豈無可乘之便耶

七月二十六日

世道之歎誠如兄教重為之欽服兩紙所諭亦皆感荷外至者已無可奈何只當一切任之而唯是在己處義之道一向摘冥質疑辨惑唯資書尺而懼煩畏累末由盡意離索昏陋義理何由而開明耶此最可悶又可懼而亦無奈何矣未知如此亦於道理何如也幸與仲輔為我淡思而見教如何仲輔猶出入科場否聞與仙鶴徜徉而乃欲與終日誇背距者較藝所養非所用可知其難也無寧捨之而從吾所好之

為適耶可呵

九月二十九日

歲暮窮山離索增憂手字時墜披慰良多明春命駕之約豈不預企拯亦不能省墓久矣外間紛紜若不至加必欲趁冷節一行庶有益簪之便矣老去不能看書覺得與人講討最有益然季富有志者不易得爾兄有仲輔相切磋磋然不可無朋友之助洛中如鄭士仰時相見否聞其閉門獨學或不無相警發也和叔一向不得書未知有何工夫令人懸鬱臘月四日自兄去後意謂即有勘罪之章若得同往則庶安私分而尚未有聞亦未曉其故也不孝之罪誠是正當

罪名若非一場妄言貽辱先親何至此極耶不止貽辱而已使先人平生憂世之心一朝至於此境無非不肖難贖之罪也自痛奈何玄石所謂鄙人之辭氣太峻者未知指何語而云耶懷川今番事蓋爲從頭做箇題目整頓一番之計而一世靡然如太學疏無人參入心世道莫知所屆此當爲和叔之憂而意思只如此無非時運所關也奈何舍弟七狀得遞而方伯不下一箇病字只論擅棄官次之罪初未知輕重不免前進至稷山而歸亦一戾也然使兄獨先而吾輩尚爾安坐此豈理耶

丁卯五月十五日

今歲炎潦視前尤難堪未知塞土如何自得首夏一書後至今夏未聞信息瞻想懸鬱何以盡喻欲委伴往撥於明村而亦不能焉况望千里命駕以希古人之風耶良可悵然拯謂當有勘罪之事唯日夜是願是俟而又寥寥迄今未曉其故也兄疏未出之前人皆謂當辨既出之後又皆謂不當辨世人之無定見如許可笑此精義之所以難也兄以何書冊自隨耶能與子昂作工夫否淡願有以自勉毋負 聖主玉汝之意幸甚偶得懷中抵全李書卽韓疏所載一段也今呈似此豈不是晦菴語只恐用得不是耳奈何

賜環應未易望兄雖自安於義命獨奈歲晚無以慰
我倚閭之慈念何思之抑塞惟希以時珍衛頻因南
便寄音解此蘊結七月既望
不校之義仲輔書頗加掊擊以為弊將不少深覺瞿
然義理無窮人見易偏正合共更商量第此從此中
道理言之耳一世有公議者則誰能禁之欺天罔人
蕩無紀極世道滔滔亦恐非一葦之可抗矣奈何唯
存心玩理動忍熟仁尚屬自己今日吾輩捨此道更
何以相勉庶幾相與扶持一脉不至斷絕而已此中
則非但衰頹一向離索有疑有得無與就正書札畏

煩不能講討此為孤悶後學中亦殊少可望者未知

終竟果如何耳八月十五日

節序晚晚霜風搖落思古人簷陽讀楚騷之懷時獨
喟然於窮谷想惟思親憶弟漸不自堪雖云安於義
命其奈至情之難抑何哉一念及此不覺邈使塞土
應早冷體中則無恙否千萬自愛以慰高堂之戀區
區唯此之望耳昨呈別紙猶未盡意昔應溉之以緇
髮詆粟谷仁弘之以殺士誣牛溪當時孰不知其為
虛罔無狀而一種之人傳守如金石至今為稷讒人
之效良可痛心今懷門諸疏無非構捏而以其詩張

之故人或眩惑未知此禍將何時而已也時事紛紜
又如許殆未知稅駕之所漆室之憂中夜無眠奈何

九月五日

雖窮陰沍寒而陽德已昭天心之復庶幾望之嗚呼
豈但爲私而已想惟對時靜養身否心亨進學修業
日有新得魂夢雖往而身不得從延佇窮谷奈如之
何九念十旬兩書承見之後又踰月矣仲輔許亦無
僂尚未修謝倍切懸鬱書中多少不啻面晤東峽學
子徒步遠從此古人之事也爲之歎賞須勤與課程
俾之有得以善及人不亦樂乎其地士人亦肯從遊

則隨處講學先賢已行之恐不必辭謝也草丈詩句
令人興感憂時之憂雖切而素位自得之道自當並
行而不悖何至不安其居至於屢遷舍館乎此則傳
之者恐失其意而來教所論則皆正當無可疑矣答
宋子徵書辭意洞快可以喚醒人心而文字亦不冗
不欠殊異乎他文儘乎語直則文自好也子徵之見
良以畏敬而辟焉耳既出於相愛之誠心則不可以
不答第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與抗疏之義自
不同恐不如留俟他日之面論也此中僅遣方謀趁
正朝歸掃而兄弟偕作舍弟則仍欲轉向兄所以遂

前計亦未知果遂否也士威頃者下來聯枕五日而歸憂和叔之不免於依違義理無窮人見有限未知何者為真是也千萬何盡冬至後

所叩教學之術有何別方立志務實最為學者之先務其餘在方冊耳

古人居謫隨處講學何嘗以學子之相從為嫌也觀於節要呂子約蔡季通之書尤可見矣如鄙人初無與於世論而一被指目便陷黨累 聖批每提賤名以為朝著攜貳之咎心常惶恐且以貽辱亾親貽累世道負心忠孝罪戾難追誠不敢晏然

與學子相從如平常又有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之媿以此比年以來或有欲來學者未免一切謝遣蓋以心竊不安故也然其間亦有一二不能却者矣今復來教似與自處異者而其義亦似不同故略布鄙意如此未知以為如何精義最難而凡有所疑無與講質日以茅塞私悶奈何

擊蒙要訣最要於學者人無賢愚老少皆獲其益學者最初當讀之書也朱門旨訣其次也其論持敬工夫頗精微故視要訣頗難須熟讀要訣有箇入處然後可讀旨訣也讀得此二書透則讀近思

也無難讀節要也無難幸須以此二書爲門戶如
何非但學者爲然吾輩晚暮工夫不可泛濫其爲
要約無過於此幸亦加意焉立志務實乃其綱也
想惟即日行李已返萱闈慰滿靜履依舊瞻言歡幸
曷勝言喻此後便當括囊以待公議之自定而已令
季仲輔殊以鄙見爲不快至恐爲世道之害豈不凜
然可畏然分限義理隨人隨地而異恐其思之有未
深也舍弟病不從心竟未遂遠訪之計然玄石所謂
有嫌之云則未可曉也若果成行則同遊妙香一暢
堙鬱亦豈非一快事承此退翁書蹟尚在寺壁尤不

覺馳神未會常思一會既會又無可說只可悵然無
由益簪以抒蘊結唯冀速便中得手札解此翹渴耳

千萬難盡春寒加護

戊辰正月二十九日

兩書中皆有先人受誣終莫伸辨之語豈今日猶謂
有夏辨之道耶恐或未之深思也試觀今日是何等
交象耶外面風色姑未暇論而同志如和叔意見猶
未有歸宿縱有千言萬語不過同歸於兩掌而見非
於真持公議之地何益之有焉不如夏守括囊之戒
尊聞行知修身以俟死而已古人云死病無良醫縱
不能救藥何忍自我夏添別證耶幸與季氏申申焉

務加晦存母以世道漫憂分却分內工夫幸甚世道則自有任其責者要非吾儕之所敢知也鄙見如此未知高明以為如何仲輔憂我之委靡若從老便衰志氣都消泯泯昏昏以至漸盡則此為委靡淡可警惕其他則仲輔亦當更容商量也

三月二日

蟄蹤一動且近京洛安能免口舌然得人之點檢猶令人益加警省不為無助也幸亦隨聞相示俾知懲愆如何

上流之計誠未易辦唯守吾靜中侍奉外墳簾相和自有其樂古所謂迹近而意遠非謂此類耶

二十六日

棲蟄墳廬蟬聲滿耳呻吟之餘輒為之悵然而興懷也前日仲輔書迨用披對朝著紛紜之時賤名輒入於其間麋鹿在山命有所懸者非此之謂耶而仲輔反有云云豈不益世人之怒耶悚歎

七月六日

盛辨

宋李問答辨

一紙謄留在此而昨於原紙之還也欲

附陳鄙見而未及矣蓋雖可怒在彼而吾之言行不可不慎如詬辱鄙悖之辭氣可戒不可效也豈必極口罵去而後可以伸吾之辨耶幸加修辭工夫如何吾輩幸因已事得以看破他心曲無遺蘊雖晚庶贖於終身陷溺者而今欲發擧其情於世則無乃犯昔

人盡言招禍之戒耶且此亦墮在一邊而又以忿懣之氣發之如和叔亦尚不見信况他人乎恐不如緘口自靖以俟天理之自復而已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八月四日

子貞傳仲輔之言以不能抗章為深譏憤世憂國固當如此然恐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惟希昆仲相與日講其所未至俛焉孜孜不弛進學之功卓然有以自立於誠明之地則吾道實將有賴焉若夫世道之憂則自有任是責者豈可誣當時與後世也

十月晦日

昨見子敬聞仲輔慷慨不已憂時憂道出於至誠令

人欽歎然此皆非吾力之所及則不如移此心向裏使吾胷中敬常勝怠義常勝慾粹然常見天理之流行則箇中真樂自可忘憂何足與世俗爭是非較曲直哉如拯者孽自己作貽辱亾親無所不至累及世道罪叢于身已無可言者而在諸友分上實有如右道理不欲其徒費憂憤無益於世而或蹈禍機也如何

至月十四日

時事不謂猝至於此驚愕靡定仰屋咄咄而已昨書所教及仲輔所論極感見念之意如此然後方可謂朋友之義矣敢不服膺但念一毫有免謫之意則便

是私意誠已淺矣安能感格 天心仲輔所論三款
中末款最切真是臣子報效之一大節而亦未知於
草莽賤分果如何也義理無形擇執誠難恨相去之
遠末由講討到底也亦欲講之於和叔而亦末由也
比數日患寒疾伏枕呻吟疼且日日所聞驚心夜不能
眠方眩憤如暈霧不得盡意己巳二月
十二日
玷黜之禍竟及先賢豈料 聖明之世乃見此事彼
此章疏俱未得見而賤名又入於 批辭中未知何
故隕棟之極措躬無地奈何前後教示之意實感昆
仲至誠不翅銘鏤第雖或有儒林之疏辨誣之外似

不暇攬入他事此則恐兄未之深思也如何仲輔前
書所規實得古人善導之義何自訟之太過耶殊非
所望於良友也 晦日

貴奴自沃州還聞其消息異於朗州時想我左右一
家情理到處危厲何殊急難上流之計固然而然杜
門守靜迹近何妨幸與仲輔共誦孤舟早泊之句而
加勉焉如何斯文已喪矣此外萬事皆不足言賤螻
衰喘只得以罪自處以分自靖而已廣灘書謂當以
昔日軍職拜疏而鄙見信不及若終無自白之路則
只得如右縱以此得罪於他日亦復奈何兩湖儒疏

今將繼動云而若爭之於未成之前則猶可望也今則何益之有只恐轉入於稷下甘陵之禍耳前書所教之意非不服膺而終於事理似乎不倫安可容私計較於其間耶未知高明終以爲如何閏月十一日身蟄窮谷人事已絕而意外之外言日滋無非命也無足言者若屬自己事尚能勉強則猶可以自靖而眼昏廢書義理無由開明且無朋友講習只得兀坐度晷此最可悶仲輔勤勤懇懇非不感其誠意而當初既已蹉過到今益無端聞復入注擬想尤資口舌可苦可怪然豈無一箇出場事會之來不敢終負良

規也

九月二日

近因學子讀聖學輯要覺得爲學門戶最爲要切如吾輩晚暮精力尤宜返約於此未知以爲如何前日曾已一讀否若未也則不可不速從事也意外忤至得承惠札伏審至寒侍奉萬祉瞻慰不容喻且溫熟心近諸書靜中當有自覺其進者尤用傾仰示來懷疏別本何從而今始出耶其所謂闢然揆試等語令人不忍正視也謂揆試何事云耶人之爲言何至於此吁可怪也第此本當是別本而前者短疏乃入啓正本也然則當初仲輔之所見者無乃副

本之繕寫者耶抑自懷寫此兩本來而終以短者上
聞耶然上達文字有此兩本之行誠亦可怪也

復月二十

衰病分內不足復言而義理之無窮者朋友書來各
說一般無論彼此若有一箇實見得不應參差至此
是可懼也別紙所教敢不服膺士感書意亦然懲羹

吹鑿誠可慨也奈何

庚午元月二十三日

和叔頃又有書淡以中間曉曉為慮又答之以為吾
兩間無他事則彼將自熄爾雖所講一事不能歸一
譬如稱物雖前却其錘而求平之志則同耳何害焉

未知和意以為如何也琴岡李相公以再昨捐館公
私驚慟何可言晚節尤樹立為一代完人八十乘化

又何憾乎只先喪其長胤是為慘然耳

公月二十四日

鄙人名掛政目者未知孰主張是而時時有此耶可
怪可苦而無如之何何由一吐此心以得罪而免此
耶禍福只可付天是非得失只可付公議與後世而
自家則唯當自守吾分要以無媿於吾心而已奈何

七月十二日

得承手札伏審侍奉萬祉瞻慰不容喻又審一出訪
敘諸益盍簪之歡講討之樂令人不勝神逞朋友之

問論議異同固不能無而若其情義則有何間然一言不合優分彼此者近來之深弊也吾輩於此當痛懲之庶乎不失古人之交道矣承有外謫未知何事亦不妨作一警省之資也要之屏縮省事戰兢臨履內不失已而外寡尤悔者為今日事宜唯是衰病日甚不免全然放倒為可悶懼耳八月六日
謹承惠札伏審秋清侍奉萬祉瞻慰不容喻又承壽席將設喜懼之日忠養至情誠無所不用其極其為攢慶尤何可勝第所諭動樂大張其於公私情境實有未安者且係浮文末節在所裁減鄙意恐當一切

除省內盡吾愛日之誠而外無煩於瞻聆似乎合宜未知如何不敢自外奉效微意下諒幸甚二十七日
求罪獲罪又何言也只以草莽賤分仰冒天威以貽累於聖朝而貽辱先人又復罔極不忠不孝滅身難贖自痛而已所示先人門下不可默然之諭深恐不然茲事不肖之自明已極嗷嗷只以撞著之故不得不爾矣今為先人號為辨誣不亦疲乎幸勿復為此等說話如何十月六日
畿儒發文之說極可駭然載禍相餉有不暇言而其貽笑於士林不但如昨年白疏而已高明何不淡念

於此而亦有助瀾之意耶不勝悶塞且見通文章似
是子昂之筆出文者皆其近處人且得礪溪李君書
謂與左右相議爲之云憧憧如此而尚可謂之士林
公議耶全不顧語默動靜之義而只欲效嘖昔人塗
轍有若虛張聲氣者然誠不可使聞於他人也然若
有識者必無待鄙懇而苦口以止之矣區區唯望此
耳蓋兩賢之受誣已在前春奚翹今番臺啓所論耶
早晚辯誣爲士林之一大事不宜因今番臺章草草
提起至於先人事則只辨驪誣而已此則昨書旣已
仰復而高明亦以爲然者也有何更辨之事耶鄙分

則削官正得分願有何可籲之冤耶此疏若出鄙人
之墮落坑塹雖不足說其爲士林之羞如何如或未
出則幸高明極力止之俾絕萌芽如何千萬垂諒

所示疏事鄙意則恐道理不當如此也鄙人則有辭
職之事故陳疏出於不得已也儒疏之動無乃不知
時義之甚者耶盧尹兩疏有不忍見然皆是向日懷
中之說也今日豈可與彼有爭是非較曲直之義哉
爲今日之道只宜一切任他聽若不聞可也兄所謂
士氣者恐未深思也今日守靜讀書尊聞行知不被

世俗之淫屈者乃士氣也羣聚而抗疏者乃黨耳非
十氣也吾黨之士必革此弊然後庶不負所學矣所
謂百世之公案者亦豈闕場一段文字之謂耶是非
之人心不泯則自有一段公議此則公案也若以文
字爲公案則豈非末耶承方有館疏對舉之議他人
雖不可禁止兄則必勿預焉如何前後以不肖之故
貽辱於先人罔有紀極至今而未已又以貽害於國
家今日鄙人之義只當盡絕人事閉伏俟死而已兄
以不泄爲教此則尤未敢聞命人雖不知己則知之
知其不可而爲之己無自恕之道况爲之而欲人之

不知無是理也大抵今日鄙疏是不得已者獲罪之
後便當寂然自靖爲十分道理尹夏濟疏何如向日
之韓疏盧思齊疏何如向日之鄭津不辨於向日而
欲辨於今日未知其義也爲兩賢辨誣豈無其時耶
千萬猛省之勿以一時之寂寥爲鬱而以時義大體
與士林語默之節淡思義理之當然勿爲浮議之所

動千萬幸甚

二十一日

示意感繹不能已第近事雖云對彼泮疏事係兩先
生而其實則因鄙人而發故申疏未知出於誰手而
其主意可見矣如此而僉教說出道理如此其於微

分豈非踰越之甚耶於鄙人分上踰越至此而僉乃主張雖自謂無私而人其信之耶鄙人所謂時義者以爲今日可言之事有大於此者何限愛君之臣憂國之士真可爲痛哭流涕而不足者也顧以出位越分爲戒都不敢發口而如鄙人之求罪獲罪正得分願有何士林伸辨之義耶此非以己私而言也事理正如此僉教之必以爲士氣之不可已者實未曉其義也仲輔書末所攻二款尤未安且不上求義理之真是處以爲正而反下尋其每下者較其得失殆涉於好勝之氣非明理之言也如何卽聞湖南又有此

議似由於申疏之倡之也令人益以駭恐不知置身之所也悶然奈何

晦日

兩賢辨誣昨年終不得一徹今番泮疏後對之者以辨誣爲主並與昨季李玄齡疏政院啓辭諫院啓辭以下一併辨破則最爲名正言順而今不然只就鄙人身上爲言本末輕重倒置矣然雖果能主兩賢辨誣而事乃因鄙人而發終不如不爲待後之爲善也此鄙見之自初以爲不可者也如何所教非黨之說不避嫌之義以理言之則固也而必如靜菴栗谷而後可以當之不然則同歸於仲輔所詆近來之弊矣

安能免於黨而安可不避嫌耶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論理不難而處義爲難幸更與仲輔訂之如何

四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四

